



彭

卷三十二至三十五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二

序五

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嘉定令四明謝君所刻唐叔達
妻子柔程孟陽李長蘅之詩文也嘉靖之季吾
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禰唐傾動海內而
崑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一二妄庸人爲之
巨子者也當司寇貴盛之時其頤氣涕唾足以
浮沉天下士熙甫窮老始得一第又且前死其
名氏幾爲所抑沒二十年來司寇之聲華燁赫

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熙甫之文乃始有聞于世以此知文章之真僞終不可揜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既沒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說講誦于荒江寂寞之濱四君生于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與服習而討論之如唐與婁蓋嘗及司寇之門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問學之指歸則確乎不可拔有如宋人之辦香于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四君之爲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已出不必盡規摹熙甫然

其師承議論以經經緯史爲根柢以文從字順爲體要出車合轍則固相與共之古學之湮廢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學者之冥趨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芻靈之僞而遂真爲罔兩鬼魅也其又可乎居今之世誠欲箴砭俗學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以勸至于古之立言者則四君之集其亦中流之一壺也矣嘉定僻在海隅風氣完塞四君讀書談道後先接跡補衣蔬食有衡門泌水之風史稱楊子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

修廉隅以徼名當世蓋庶幾近之夫文章之道
斬于徵古人而信後世則固非誘于勢利望其
速成者可徼倖而幾及也讀斯集者尚亦深思
其人而夷考其志行也哉謝君刻既成以余獲
奉教于諸君也俾爲其序吾觀歐陽公稱和凝
有文集百餘卷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非之古
人重立言而薄取名其用意深遠如此今四君
之集久闕於篋衍而謝爲刻之以行于世可謂
相與以有成矣斯亦可書也

虞山詩約序

陸子敕先撰里中同人之詩都爲一集命之曰
虞山詩約過而請於余曰願有言也余少而學
詩沈浮於俗學之中懵無適從已而扣擊於當
世之作者而少有聞焉於是盡發其嚮所誦讀
之書泝洄風騷下上唐宋回翔於金元本朝然
後喟然而嘆始知詩之不可以苟作而作者之
門仞奧窔未可以膚心末學跂而及之也自茲
以往濯腸刻腎假年窮老而從事焉庶可以竊
附古人之後塵而余則已老矣今將何以長子
哉余竊聞之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故夫離騷者
風雅之流別詩人之總萃也風雅變而爲騷騷
變而爲賦賦又變而爲詩昔人以謂譬江有沱
乾肉爲脯而晁補之之徒徒取其音節之近楚
者以爲楚聲此豈知騷者哉古之爲詩者必有
深情畜積於內奇遇薄射於外輪困結轆臃
萌折如所謂驚瀾奔湍鬱閉而不得流長鯨蒼
虬偃蹇而不得伸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
用明星皓月雲陰蔽蒙而不得出於是乎不能
不發之爲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其不然者不

樂而笑不哀而哭文飾雕績詞雖工而行之不
遠美先盡也唐之詩藻麗莫如王楊而子美以
爲近於風騷奇詭莫如長吉而牧之以爲騷之
苗裔繹二杜之論知其所以近與其所以爲苗
裔者以是而語於古人之指要其幾矣乎諸子
少年而彊力博學而矯志其聞道也先於吾不
鄙而下問其將以余爲識塗之老馬也故敢以
風騷之義告焉得吾說而存之深造自得以求
歧乎古人追風以入麗汭波而得奇詩道之大
興也吾有望矣嗟夫千古之遠四海之廣文人

學士如此其多也諸子挾其所得希風而尚友揚於研磨期以砥俗學而起大雅余雖老矣請從而後焉若曰以吾邑之詩爲職志刻石立墀胥天下而奉要約焉則余願爲五千退席之弟子卷舌而不談可也壬午涂月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徐元歎詩序

自古論詩者莫精於少陵別裁僞體之一言當少陵之時其所謂僞體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魯直爲宗子遂有江西宗

派之說嚴羽卿辭而闢之而以盛唐爲宗信羽卿之有功於詩也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爲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僞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狗人封已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跡者也王楊盧駱見哂於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漢魏而近風騷者乎鈞剔抉摘人自以爲長吉亦知其所以爲騷之苗裔者乎低頭

東野懂而師其寒餓亦知其所謂橫空磐硬妥
帖排冪者乎數跨代之才力則李杜之外誰可
當鯨魚碧海之目論詩人之體製則溫李之類
咸不免風雲兒女之譏先河後海窮源溯流而
後僞體始窮別裁之能事始畢雖然此益未易
言也其必有所以導之導之之法維何亦反其
所以爲詩者而已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
不本於言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宜
已諭物言志之方也文從字順未言之則也寧
質而無佻寧正而無傾寧貧而無儻寧弱而無

剽寧爲長天晴日無爲育風澁雨寧爲清渠細
流無爲濁沙惡潦寧爲鶉衣短褐之蕭條無爲
天吳紫鳳之補坼寧爲麤糲之果腹無爲茶董
之罄唇寧爲書生之步趨無爲巫師之鼓舞寧
爲老生之莊語無爲酒徒之狂詈寧病而呻吟
無夢而厭寤寧人而寢貌無鬼而假面寧木客
而宵吟無幽獨君而晝語導之於晦蒙狂易之
日而徐反諸言志詠言之故詩之道其庶幾乎
徐元歎少工爲詩隱長城藝香山中築室奉母
數年而其詩益進元歎之爲人淡於榮利篤於

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爲詩者也元歎之詩爲一世之所宗則夫別裁僞體使學者志于古學而不昧其所從元歎之責也余故於元歎之刻其詩而舉以告之且以爲學元歎之詩者告焉嗟乎江西之宗不百年而羽卿闢之本朝之學詩者三變而榛蕪彌甚元歎之不辭而闢之者何也

黃子羽詩序

近代之學詩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漢魏盛唐而已

矣自弘治至於萬曆百有餘歲空同霧于前元美霧于後學者冥行倒植不見日月甚矣兩家之霧之深且久也以余所見才人志士踔厲風發可以馳驟古人者多矣惟其聞見習熟抑沒於兩家之霧中而不能自出如昔人所謂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夫是以少而眩長而堅老而無成而終不自悔也吾友何季穆少而稱詩篇帙甚富病亟屬其友盡焚之曰無以隻字留人間也季穆之才踔厲風發可以馳驟古人而不能自解免于兩家之霧然其少而眩長而不自

堅已而大悔之而自恨其無及吾以此益嘆季
穆而深惜其無所成也子羽少與季穆遊遂喜
爲歌詩季穆沒而子羽之詩始出蓋子羽之詩
成而季穆不及見也子羽之稱詩未久而舉世
擊排李王適會其解駁穿漏之時是故子羽之
才之學於季穆實相伯仲而其爲詩也後發而
先至以其早脫兩家之霧而祈向于古人無所
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也子羽之爲人貌婉
而神清氣和而志厚淡聲色薄滋味寡氣矜畏
榮進天實遵養之以資其爲詩子羽之詩之成

也將自今日始若夫李王之後詩家之霧四塞
解駁穿漏未有其時而其不眩而自堅者吾未
之見也吾老矣自恨無以易世然尚當與子羽
極論之甲戌中秋序

華聞修詩草序

蘇子瞻惠山泉詩云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
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余嘗持此以論詩以
謂古人之詩奇正濃淡萬有不齊要其空中滿
腹遇隙而發見則一也不然者如行潦之水不
足以灌一畦求其餅甃走海內豈可得乎梁溪

華聞修讀書惠山之下朝夕焚香煮茗酌泉而賦詩余語客曰子知聞修之詩乎是子瞻之所
以評惠泉者也客曰何以徵之余曰以秦少游
之言徵之少游之論泉曰泉者山之精氣所發
也岸湖之山有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
有所脅而不暇以爲泉今之爲詩者聲利釣心
繁華鑠骨壯氣攻其中而僨盈張其外其爲誘
且脅也亦多矣聞修布衣疏食蕭閑淡止無所
誘以越散其神無所脅以虧疎其氣山川之映
發友朋之伸寫意行而臥游酒悲而夢愕皆用

以資爲詩如是而詩不大昌者未之有也且子
之酌斯泉也取其白泥赤印供水符而走傳遽
者乎抑取其冰牙雪齒鳴松風而潑石鼎者乎
語有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泉之出山而
濁者誘與脅使之也子欲知聞修之詩取之於
斯泉足矣而他何徵焉客曰善哉子之言詩雖
然以此品泉殆陸鴻漸張又新之所未及也

越東游草引

梁谿黃心甫渡娥江薄游東嘉登池上樓出西
射堂訪南北白岸亭遊華蓋山已而越檣溪上

天台踐滑石臨石梁而後返出其記游詩文以示余余嘗聞吳中名士語曰至某地某山不可少一游游某山不可少一記馮元成每游名山具騶從盛服危坐僧院聲誓如放衙屬其門客僣從曰爲我探某石某泉供我作記今杭城刻名山記累積充几案皆元成之流耳心甫之游以青鞵布襪軍持漉囊爲供億以高人逸老山僧樵客爲伴侶以孤情絕炤苦吟小飲爲資糧與山水之性情氣韻自相映發蓋必如心甫而後可以言游必如心甫之記游而後可以言詩

文也嘗讀杜詩再游何將軍園林皆與鄭廣文俱杜吟咏累日而廣文無一言訓和向平婚嫁既畢因游五岳迄今五岳無向平隻字古之通人其志意高遠豈今世可幾及哉余去年游黃山不自量度作紀游一卷既而大悔之讀心甫之詩文書之以志吾悔且以諗世之好游者

會房仲詩敘

泰和會棠蒂先生有才子曰房仲敏而好學以應舉之隙攻比興不遠四千里再拜遣使奉其尊人之簡牘械致其詩若干首以求是正于余

且請爲序余讀其詩風氣警邁興寄婉愜雲霞
風雨含吐於行墨之間劇目鉢心指擢胃腎憂
憂乎去故而就新也皇皇乎經營將迎如恐失
之也房仲之於詩可謂能矣其求之斯已勤而
得之斯已艱矣余固非知詩者也操斧於班郢
之門亦已難乎余蓋嘗奉教于先生長者而竊
聞學詩之說以爲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
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
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
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

仝馬異之流盤空排奐橫從譎詭非得杜之
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爲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
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逆流順流隨緣
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宋元之能者亦繇
是也向令取杜氏而優孟之飭其衣冠效其嘖
笑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是豈復有杜哉本朝之
學杜者以李獻吉爲巨子獻吉以學杜自命龔
瞽海內比及百年而訾謗獻吉者始出然詩道
之敝滋甚此皆所謂不善學也夫獻吉之學杜
所以自誤誤人者以其生吞活剝本不知杜而

曰必如是乃爲杜也今之訾警獻吉者又豈知杜之爲杜與獻吉之所以誤學者哉古人之詩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抉擿一字一句曰此爲新奇此爲幽異而已於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一切抹殺曰此陳言腐詞而已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發于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而況于杜乎獻吉輩之言詩木偶之衣冠也土蕃之文綉也爛然滿目終爲象物而已若今之所謂新奇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

壁也縱其悽清感愴豈先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嗚呼學詩之敝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房仲有志于是余敢以善學之一言進焉杜有所以爲杜者矣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者是也學杜有所以學者矣所謂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者是也舍近世之學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警學杜者進而求之無不學無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極矣乎在房仲勉之而已矣吾又聞宋人作江西詩派圖推尊黃魯直爲佛氏傳燈之祖而嚴羽

卿訶之以爲外道周益公問詩法于陸務觀則曰學子繇西江之論詩其淵源流別今猶可得而考乎房仲必有聞焉而其所師事曰蕭伯玉伯玉今之好爲務觀者以吾言質之以爲何如也

鄭孔肩文集序

近代之僞爲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儻曰剽曰奴窶人子賃居廊廡主人翁之廣廈華屋皆若其所有問其所託處求一茅蓋頭曾不可得故曰儻也椎埋之黨銖兩之奸夜動而晝伏忘衣食

之源而昧生理韓子謂降而不能者類是故曰剽也傭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呼吟嚙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縱其有成亦千古之隸人而已矣故曰奴也百餘年來學者之於僞學童而習之以爲固然彼且爲儻爲剽爲奴我又從而儻之剽之奴之訟譌踵繆日新月異不復知其爲儻爲剽爲奴之所自來而況有進于此者乎當此之時錢塘鄭圭字孔肩奮起於諸生之中讀柳子厚蘇子瞻之文句比字櫛䟽通其意義以授學者斯可謂難矣孔肩以明經

入官爲令及守皆在西粵蠻夷之區廉平惠和
至今歌思之老于逢掖牽率應酬不能以暇日
餘年竟其修辭居業之志及其爲序記論議之
文簡古質雅不少貶以狗俗卓然有志于古者
也孔肩沒數年其子某收拾遺文刻之凡若干
卷而余爲之序曰嗚呼孔肩之文其僅傳于世
者如此雖未竟其修辭居業之志我知其不爲
僞學者也世之學者有能搜抉古學察識爲僞
爲剽爲奴者之病而思砭而起之也其將自孔
肩始

王元昌北游詩序

華州王元昌關中之名士也其從祖允寧先生
泉其父敬卿先生後先官詞垣籍甚文苑元昌
胚胎前光矯志博學如後門寒素今年應辟召
入京師謁余于請室樞衣奉手修函丈之禮以
其詩就正于余而余告之曰子秦人也秦之詩
莫先于秦風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謂秦聲也自
班孟堅敘秦詩取王于興師及車麟駟鐵小戎
之篇世遂以上氣力習戰鬥激昂雋殺者爲秦
聲至于近代之學杜者以其杜詩爲杜詩因以

其杜詩爲秦聲而秦聲遂爲天下詬病甚矣世
之不知秦聲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
在水一方懷賢之思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謫
諫之義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規頌之辭也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殄瘁之痛也溫柔敦厚婉而
多風其孰有如秦聲者乎以杜詩言之樂游漢
陂蒹葭之比也麗人兵車車麟之亞也收京左
掖終南之頌也八哀詠懷黃鳥之賦也北征羗
村諸將秋興小戎無衣之篇什也先河後海則
秦詩實爲濫觴之端增華加厲則杜氏寧有推

輪之質學者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齟齬
呿牙者號爲杜詩使後之橫民以杜氏爲質的
而集矢焉且以秦聲爲詬病不亦傷乎元昌沉
酣輕術出入子史百家之書含咀据撫皆用以
資爲詩其爲詩也麗而則怨而不怒此善爲秦
聲者也夫爲秦聲者莫善于杜知學杜之利病
矯俗學之迷而反其轍斯真善爲秦聲者乎元
昌之鄉郭胤伯者博學好古人也亦辱與余游
其并以吾言告之

王元昭集序

古今作者之異我知之矣古之作者本性情導志意調言長語客嘲僮約無往而非文也塗歌巷春春愁秋怨無往而非詩也今之作者則不然矜蟲魚拾香草駢枝而儷葉取青而妃白以是爲陳羹像設斯已矣而情與志不存焉昔有學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讀水滸傳有學詩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瑣南枝二公于古學不知何如而其言則可以教世嗚呼是可爲今人道哉河東王元昭少負軼材每思以尺蹠寸管籠挫吞吐古今之作者一旦偕其友韓次卿

南游下衝關登太行渡河涉淮憇戲馬臺弔古于金墉隨堤之間其游益壯詩文日益多自徐走書千餘里端拜命使而謁余序之吾不知元昭之詩文取材於古今孰多知其爲人有忠君愛友憂時懷古之志意抑塞磊落而激昂自命者也當其登高能賦對客伸紙酒後耳熱慷慨悲歌不知其孰爲筆孰爲墨也亦不知其孰爲詩孰爲文也筆不停書文不加點若狂飈怪雨之發作而風檣陳馬之凌厲也若神仙之馮于此而鬼神之運其肘也若雷電之倏忽下取而

虬龍之攫拏相掉也。有低迴萌折不可喻之情。有峭獨堅悍不可干之志。而後有淋漓酣暢不可壅遏之詩文。吾之所以知元昭者若是則已矣。而又何譏焉。若夫古今詩文之變不可勝窮。而南沙空同之緒言未可以更僕悉也。他日得布席函丈。當更與元昭極論之。兼眎次卿以爲何如也。

黃孝翼蟬窠集序

富家翁誇于人曰。吾之富可比于王侯乎。其人曰。近矣。猶有未似者焉。翁曰。吾之田宅有未美

園池有未具。飲食妓樂有未善。與曰。皆非也。然則奚而未似其人。曰。君所未似者。誇耳。翁嘿然無以應。此其言戲耳。而有至理。猗頓不誇富。季孟不誇貴。彭祖不誇壽。范希文不誇政事。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誇生于所不足。不足而誇。則無時而有餘矣。今之爲詩文者。剽于耳。傭于目。賃于口。不知其朽然無有也。而汲汲然誇示于人。人亦雜然誇之。富家翁之有而誇也。猶見笑于其人。而況于無所有而誇者乎。舉世之相誇也。無已。則其中之所有者亦鮮矣。此可以一笑者。

也籠溪黃孝翼氏少而好學六經三史諸子別集之書填塞腹笥久之而有得焉作爲詩文文從字順弘肆貫穿如雨之膏也如風之光也如川之壅而決也孝翼之學殖如是斯其所以有而不誇也與孝翼之集行于世則舉世之相誇者亦可以少衰止矣雖然吾不能以孝翼之有易世之無則又安能以孝翼之不誇易世之誇乎余衰遲失學數孝翼之富以誇于人亦徒以供相誇者之一笑而已矣

邵幼青詩草序

辛巳二月余將登黃山憇余掄仲之桃源庵日將夕矣微雨霖霖四山無人白龍潭水撞耳如懸雷顧而樂之謂同游吳去塵曰此時安得一二高人逸士剝啄款門爲空谷之足音乎俄而籬落閒颯拉有聲屐齒特特然則邵幼青偕其叔梁卿儼然造焉再拜而起曰吾兩人宿春糧從夫子于白岳而不及也今乃得追杖屨于此皆出其詩以求正焉越翼日余登山憇文殊院幼青踵至曰梁卿肥不便登頓至慈光寺而返吾亦從此而止明日遙望天都峰頂如昔人登

蓮華峰以白煙一縷爲信搖手一笑耳余語去
塵新安城市浩如塵海得二邵君差足粧點物
色他日可以爲美譚也去塵問二邵詩云何余
曰古云詩人不人其詩而詩其人者何也人其
詩則其人與其詩二也尋行而數墨儷花而鬪
葉其於詩猶無與也詩其人則其人之性情詩
也形狀詩也衣冠笑語無一而非詩也吾與子
游薜邨藥谷之間山重水襲谿回谷轉青鞋布
襪杳然塵壒之外于斯地也穿煙嵐穴雲氣扶
杖而追尋司空表聖之論詩曰晴雪滿竹隔溪

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吾之遇二邵於斯也
表聖之所云顯顯然在心目間稱之曰詩人焉
其可矣吾游黟山不獲見桃花如扇竹葉如笠
松花如纛得二詩人於薜村藥谷之間夫然後
而知詩夫然後而知詩人茲游之所得奢矣去
塵告我曰幼青以求序故典婦一釵賃舟過虞
山食盡反矣幸有以慰之余曰諾遂書之以爲
序幼青膚清貌癯如羽人道流其詩少摹長吉
晚師香山骨氣清穩非以割剝爲能事也海內
能詩者知之余不具列焉辛巳嘉平月序

邵梁卿詩草序

余游黃山海陽邵梁卿與其姪幼青追隨於薌村藥谷之間恨相見之晚也梁卿好爲詩其詩每一時爲一集攜以就正于余余何能知梁卿之詩以黃山之游知之也夫黃山三十六峰高者至九百仞其高二三百仞者不啻千百圖經略而不書蓬峰之石橋阮溪之仙樂青牛之所栖毛人之所止非乘風雲御六氣者莫能至焉然而陟黟山之麓未及翠微固洹然足以駭矣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礪石如瑩谿流如鏡

美箭衣壁靈草被厓人世之塵壒腥腐莫得而至焉吾以謂黃山之天都天子之都也率山匡廬大鄣天子都之鄣也一百二十里之內譬之皇都之畿會也吾詩有曰茲山延袤蘊靈異千里坤輿盡扶持不如此則黃山之勢不尊其脉不長所蘊之靈秀亦峭薄而易盡善游黃山者徘徊于薌村藥谷之間旋觀其一重一掩却迎迴合之形勝而黃山之面目已在吾心目中矣唐人之詩光燄而爲李杜排冪而爲韓孟暘而爲元白詭而爲二李此亦黃山之三十六峰高

九百仞屢屨直上者也善學者如登山然陟其麓及其翠微探其靈秀而集其清英久之而有得焉李杜韓孟之面目亦宛宛然在吾心目中了矣余遇梁卿于薌村藥谷之間讀其詩而善之以爲善喻梁卿詩者無如此何也梁卿之詩其氣深穩其音和雅塵壒腥腐之所不至不若世之趨奇側古者窮大而無歸茫然喪其所懷來也自薌村藥谷而上之煙嵐無際雷雨在下斯可以爲登黃山矣語人曰我乘雲御風舍薌村而弗繇非狂則惑也余游黃山遇梁卿知游山

與學詩之法焉亦知之薌邨藥谷之間而已矣

朱雲子小集引

吳中之才子無如徐昌國唐伯虎昌國少與伯虎齊名規摹六朝初唐婉弱綺靡故其詩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之句已而舉進士遇李獻吉于長安悔其少作變爲廸功集伯虎不得志于名場頽然自放信口縱筆不復隱括諷諭嘲戲時有香山之風人謂伯虎如李龜年流落江潭紅豆一曲使人凄然掩泣昌國如明妃遠嫁呼韓作穹廬中闕氏不免風流頓

盡此雖戲語亦可思也。今之才人無如雲子其才情繁富纏綿絡繹良可爲昌國伯虎之流。亞近所爲長歌古詩才力橫鶩凌偏退之老夫不得。不退避三舍矣。史稱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晉人言吳音妖而浮故曰其人巧而少信。昔奪于秦中服于齊今咻于楚此其徵也。雲子年富力強以吳之文自立一洗輕心少信之耻。余日望之夫吳中之文昌國之早就固不如伯虎之晚而未就要皆君子之所惜也。敘雲子之集聊復及之以爲吾吳人告焉。

張孟恭江南草序

蘇子瞻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稱引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深嘆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他日贊北海以爲人中之龍使之誅操如殺狐兔而李太白之論錢少陽以爲投竿而起可以爲帝王之師又稱其門人武諤慕要離之風中原作難冒胡兵以致其愛子繇今觀之孔文舉盛孝章猶在世而錢少陽武諤非太白之詩世寧知爲何人哉士之負奇往往不偶于世而其抑沒于後世者亦多矣此其可以太息也余少而

骯髒慕孔文舉劉越石之徒思與之馳騁上下
今老矣垂頭塌翼視少年盛氣殆髣髴如昔夢
今年遇張孟恭於吳門見其沈雄駿發慨然有
子瞻太息之思喜孟恭之能起予也孟恭出其
詩若干首屬爲其序余不能知詩也而以孟恭
知之史稱秦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故其詩有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及車鑾駟鐵小
戎之篇晉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故有蟋蟀
山樞葛木之篇孟恭晉產也遭時多難感秦人
無衣同讎之義志節激昂深思用壯甚矣孟恭
之詩似秦晉也孟恭居吳游必就士橫經藉史
好學深思人謂孟恭取吳越清嘉之風參秦晉
雄健之氣其詩必大昌孟恭歆然不自得也詩
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
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夫
車攻之詩其視秦晉之土風豈可同日道哉余
之所以期孟恭者如此

馮定遠詩序

古之爲詩者必有獨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
學輪囷偃蹇排異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

者然後其人始能爲詩而爲之必工是故軟美
圓熟周詳謹愿榮華富厚世俗之所嘆美也而
詩人以爲笑凌厲荒忽敖僻清狂悲憂窮蹇世
俗之所詢姍也而詩人以爲美人之所趨詩人
之所畏人之所憎詩人之所愛人譽而詩人以
爲憂人怒而詩人以爲喜故曰詩窮而後工詩
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定遠吾友嗣宗
之子也而游于吾門其爲人悠悠忽忽不事家
人生產衣不揜胛飯不克腹銳志講誦亡失衣
冠顛墜坑岸似朱公叔燎麻誦讀昏睡鬢髮似

劉孝標闊略眇小蕩佚人閒似其家敬通里中
以爲狂生爲嵩愚聞之愈益自喜其爲詩沈酣
六代出入于義山牧之庭筠之閒其情深其調
著樂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成弘
之閒吾里有桑悅民懌博學多奇以狂名于世
其南宮對策之言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迴
又曰夫子去而我來主者惡之勒置乙科李文
正公賦詩贈之以李邵劉畿爲比民懌以此名
滿天下定遠之才不減民懌子勝斐然未見其
止世無長沙誰知民懌然世有民懌亦豈患無

長沙乎定遠之名從此遠矣

陳鴻節詩集敘

陳遜字鴻節閩之侯官人也少爲諸生忽忽不
得志一日盡發篋行中應舉文字及所著衣巾
燔之而儻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釣弋自娛者
二年出爲村夫子教授三年復弃去家貧從人
借書口吟手寫窮日繼晷作爲歌詩高歌長嘯
視鄉人無如也鄉人益惡之貸富人金爲遠游
觀泰山日出游嶧陽拜闕里登戲馬臺涉淮渡
江抵陪京覽故宮軒渠自喜謂少陵壯游莫已

若也過桃葉渡遇曲中諸姬榆長袂俛薄裝酒
闌促坐目眙手握以爲果媚已也命酒極宴流
連宿昔囊中裝盡矣還寄食於僧院故人黎博
士贈百金遣游錫山途中遇何人自稱公安袁
小修稚弟邀與同載夜發篋盜其金亡去益大
困臥病於江上李生家亡友何季穆賞其詩載
歸虞山具湯沐視藥食旬月乃強起季穆偕過
余山中賦詩飲酒相樂也季穆爲庀衣裝送之
於斷橋痛哭而別自後不復相聞亦未知其存
否今年忽訪余於虎丘握手道故喜劇而涕問

其年長余二歲耳素髮被領兩目兜眇觀鴻節而吾衰可知也出其詩則卷帙日益富曹能始爲采入十二代詩選中矣鴻節之詩用物博使事切練句穩譬之於膳烹羊包鼈右腴割鮮非餽飭之具也譬之於酒縹清醇耐三釀五齊非糟醱之屬也傳有之學猶殖也誦詩百篇讀賦千首古學之不講久矣詩可以觀其鴻節之謂乎鴻節詩能始選者爲工五七言今體尤工贈能始七言長句至八十韻多矣哉古未有也鴻節將行余爲略次其生平與其出游之槩以敘

其詩且以爲別屬其歸也以質諸能始癸未申春十四日敘

徐子能集序

古之文人才士當其隱鱗戢羽名聞未彰必有文章鉅公以片言隻字定其聲價借其羽毛然後可以及時成名若蔡中郎之于王仲宣張茂先之于二陸韓退之之于李長吉顧逋翁之于白樂天是也其有求之不得而叫號以自見則爲陳子昂之破琴又有求之而卒不得而吊詭以自悶則爲唐山人之留瓢古之人汲汲于知

已而惟恐不得一當若是其急也余老而失學
衰遲屏廢其言語文字不能使人軒輊然海內
之俊民掉鞅詞壇者往往過而問焉乙亥之秋
予能訪余于虎丘膚神清令翩翩美少年出其
芳艸詩名章繡句絡繹奔會余與西蜀尹子求
共嘆賞之更數年而予能之著作益富名益成
南昌徐巨源爲之序頗引余言以爲予能重吾
郡張異度旣爲之序又爲予能索序于余且死
猶以爲屬巨源異度文章家之渠帥也片言隻
字可以軒輊人業已爲予能定其聲價而假之

羽毛矣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雖然名不虛得
士不虛附世有知巨源異度者卽能知予能世
有知予能者卽以知巨源異度有中郎茂先則
仲宣二陸不抑沒于晚進有退之逋翁則長吉
樂天不沈埋于舉子世之知予能者必多矣子
能年甫壯而得末疾須人以行衣冠質雅宛如
古人杜門埽軌日晏忘食若陳子昂唐山人之
汲汲於自見或非予能之所屑也此則余之知
予能者也

黃蘊生經義序

嘉定黃蘊生金聲而玉色規言而矩行韓子之稱李翱所謂有道而文者也兒子孫愛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請曰幸一評定之余曰吾何以定而師之文乎哉而師之學韓子之學也其文韓子之文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而師之爲學之勤也不若是乎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於文章沉浸醲郁含英咀華張皇幽眇閱其中而肆其外而師之爲

詞之富也不若是乎處若忘行

遺儼乎其若

思取于心而注于手惟陳言之務去而師之爲文之專也不若是乎偃仰一室嘯歌古人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也而師之爲道之勇也不若是乎雖然有本焉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而師之所以爲學爲文者也孫愛起而拜曰小子朝夕在函文之間服膺吾師不知吾師卽今之韓子也請以斯

言授簡以爲吾師近藝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三

序六

一樹齋集序

憨山禪師行戍嶺海大弘大鑒之道順德馮君
昌曆字文孺與其徒數十人奉手摠衣北面稱
弟子師以謂如牛毛之有麟角不離儒服而獨
繼禪燈者文孺一人而已矣文孺歿師哭之慟
有祝余之感焉今年春文孺之徒陳生迪祥偕
計吏來北京携師手書謁余則師之順世又三
年矣迪祥遂以文孺遺集示余請爲其叙余觀

有宋諸儒辭闡佛氏之說心竊疑之至于張無盡李純甫之徒張皇禪學掎擊儒宗亦未敢以爲允也柳子厚之稱大鑒曰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耔合所謂生而靜者吾讀之而快然以爲儒與禪之學皆以見性性善之宗本于孟氏而大暢于大鑒推離還源如旅人之歸其鄉井也自東自西一而已矣禪師大弘大鑒之道苞并禪律其書滿家推離還源要不出于子厚所云其與文孺咨謀往復所以窮究性善生靜之指要蓋居可知也令文孺不死闢孟

氏之牖戶登大鑒之堂奧儒與禪之學其殆將出異而蹈乎同而斯道其大明矣乎惜乎年之不永而其言之止于如是也然而可以見其志矣余往與禪師有歸隱之約荏苒數年哲人其萎一瓶一鉢邈焉隔世讀文孺之集感師之緒言不勝其泫然也遂爲序之如此

張益之先生存笥集序

吳江張益之先生諱尚友吾先君之執友也先生少與先君俱以春秋名家教授弟子著錄者甚盛而身不得一遇故其爲交也老而不替窮

而彌篤先生歿先君哭之過時而悲晚而作自
傳記其執友數人則先生爲首謙益幼不及省
謁先生而獲交于先生之子異度異度與其兄
某取先生之遺文藏諸篋衍者編次刻之而請
余以文冠其首曰以先友之故子其無辭嗚呼
我先君之于先生通經好古惇孝悌重然諾以
節誼相鏃礪異乎世之以出口入耳相徵逐者
也萬曆初年長星示異藐然兩書生研席之暇
指畫天下事嚼齒奮臂欲出其間今觀先生之
文若送趙汝師諸篇于綱嘗名節三致意焉蓋

不獨先生之志氣抑塞磊落耿耿如在而吾先
君之函齒牙樹頰胥與先生相下上者亦可以
想見于簡牘之外嗚呼此謙益之所以徘徊感
泣撫卷而不能置者也昔柳子厚作石表先友
記凡六十有七人考之于傳卓然知名者蓋二
十人則二十人之外皆藉子厚之記以傳者也
蘇子瞻之于先友如任遵聖師中史彥輔之流
見諸詩章不一而足兩任之才行足以傳而有
子如德翁仲微又能使之傳若彥輔者微子瞻
世亦不復知眉有若人矣先生雖老于諸生不

能如兩任以才行顯著顧其所爲文辭疏通爾雅有唐宋大家之風視眉之老史以思子臺一賦有聞于時者不啻過之而又有異度兄弟表襮其遺書以貽後世然則彥輔之文與兩任之子先生蓋兼而有之矣又何患其不傳也哉謙益少而失學老而無聞不能效柳蘇二公以文章不朽其先友狗異度之請執筆而爲其叙斯子厚所謂強顏已矣

王德操詩集序

詩道之衰靡莫甚於宋南渡以後而其所謂江湖詩者尤爲塵俗可厭蓋自慶元嘉定之間劉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詩人啓于謁之風而其後錢塘湖山什伯爲羣挾中朝尺書奔走閩臺郡縣謂之闊區要求楮幣動以萬計當時之所謂處士者其風流習尚如此彼其塵容俗狀填塞於腸胃而發作于語言文字之間欲其爲清新高雅之詩如鶴鳴而鸞嘯也其可幾乎今之山人以詩行於世者牛腰卷軸可汗牛馬其不爲南宋之處士者蓋亦罕矣吳門王德操居綵雲橋南百步闌闔錯列市囂聒耳入其門蓬蒿蒼

翳凝塵滿席人以爲隱者之居也三世不如葦
血形削而神腴望之者咸以爲臞僊道人客至
則焚香掃地樵蘇不爨或苦吟分夜或枯坐移
日而已德操好爲詩後先數百篇一旦屬其友
程孟陽朱雲子汰去其什之九而屬余爲其序
嗟乎今之所謂江湖詩者以邸報爲腹笥以除
目爲詩題以宋人之闕匾爲紹介求其詩之不
塵俗何可得也德操之爲人反是塵容俗狀不
能犯于其腸胃其爲詩清新高雅如鶴鳴而鸞
嘯也不亦宜乎余不能知德操之詩而深知其
爲人以爲如德操者居今之世能不爲南宋之
處士者也爲叙其詩如此

徐仲昭詩序

江陰徐仲昭以博雅攻詩稱于當世余耳之十
餘年而始識其人驟而接之言不出口身不勝
衣樞衣登堂居然老明經也徐而叩其所有溫
如裕如愈出而愈不窮已而誦其詩雄健踔厲
如虬龍虎豹攫挐蟠踞于行墨之間欲與之角
而忽已決去甚矣仲昭之多奇也江陰之詩人
以王逢原吉爲宗原吉勝國遺民 高皇帝召

見以老放歸而官其子其受國恩已深矣然原
吉嘗爲僞吳畫策令歸元以拒淮其詩於楚公
之亡吳門之破再三咨嗟太息不勝唇亡板蕩
之憂戊申巳酉之交嘆阮籍之狂嗟陳琳之老
其詞近誕而其哀尤可悲也人言犁眉公之在
元與石抹諸人感慨賦詩撫膺奮臂迨佐命而
後止原吉亦犁眉之儔伍也惜其老而不見庸
耳吾讀仲昭詩至于誰斟大斗澆天醉空望南
箕泣地毛東南天缺誰撐掌前後潮推未到頭
人想前生難懺業天留後死亦憐才心閒塞馬

同弓影睡熟晨雞似木形迴環吟咀累歎憤嘆
美其才壯其志而哀其不遇以爲有原吉之遺
風焉原吉老于布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故其
詩哀以思激而不反仲昭起于逢掖有憂時閔
已之志節故其詩麗以則感而多風君子誦之
而論其世也其歸則一而已矣江陰故南唐建
軍之地連海向江棧船萬里其人材多經奇卓
詭得江山淮楚之風原吉其尤也仲昭之從弟
曰霞客獨身徒步周游四海暮年窮流沙登雞
足山而歸余嘗嘆霞客死天下無奇士矣乃今

又得仲昭仲昭霞客之奇孰最耶抑各有其奇
未可軒輊耶余庸人也不足以知之天下當有
能定之者

蔣仲雄詩草序

長洲蔣鉞字仲雄布衣韋帶讀書修行之士也
其於學無所不闕其于詩不屑爲今體徵逐應
酬而喜爲樂府古詩託寄其感懷諷諭之旨仲
雄固不求人知而世之知仲雄者或寡矣昔韓
退之在貞元元和間天下以爲瑞人神士朗出
天外不可梯接而顧遜心于盧仝劉叉退之爲

河南令王川受屈惡少買羊沽酒以謝不敏又
持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
劉君爲壽此二子者踔厲激昂未嘗頰首從退
之游也余讀全月蝕又冰柱雪車詩俛仰大息
然後知二子之所存嗚呼破屋半間一奴長鬚
一婢赤脚月蝕何與人事而涕泗交下額榻砂
土中稱地下蟣虱臣告愬帝天誰爲之而誰聽
之耶冰柱之願天子回造化生光華也雪車之
傷廟堂食祿不自慙爲斯民嘆息也此殺人無
賴爭語言不下者之爲耶今天下全盛非唐之

末季自逆奄竊枋奴寇交訐所謂歲星主福德
官爵奉董秦者未可以勾股計載白骨運紅粟
偏箱鹿角委于戎夫者徧四海皆是也仲雄一
老儒生抱兔園冊蓋亦全所云殷十七之流抱
膝而吟倚柱而嘆沈瀾結骨作爲歌詩其亦有
二子之志乎諺有之閭門十萬言吳人能詩者
之多也以其志取之則仲雄一人而已矣余故
徇其請而爲之叙不獨以別仲雄之詩于吳亦
以嘆世無退之雖有盧仝劉叉亦將抑沒而無
聞于後爲可愧也

張異度文集序

甄胄之里有友五人焉曰文文起姚益長周景
文張異度朱德升皆以文行著稱卓然自拔于
流俗者也景文以忠死不必以文著德升固窮
死剗其文不著也文起益長回翔館閣爲文學
侍從之臣以文著者固其職掌也而其人皆已
往矣窮老未第文與行歸然若魯靈光則惟異
度一人異度之知交刻其集若干卷行于世異
度請余爲序余讀文中子書以爲文士之行可
見鮑炤江淹古之狂吳筠孔珪古之狷而顏延

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嘗持是說以論文
上下古今莫之能違也異度之爲人孝於親忠
於君友于友其志潔其行芳斯文士之可見者
也述祖德追先志崔瑗之銘座夏侯孝若之庭
誥言家風者歸焉故其文深以典有高才而無
貴仕憂天閔人未嘗一飯釋然也侯喜之吊汴
州孫樵之記褒城可以見志矣故其文哀以思
黨禍煩興友朋凋喪不爲謝翱之慟哭而爲成
器之祭忠瞻烏殄瘁之痛填胸薄喉格格不能
吐者多矣故其文婉而約憂而懼斯其君子之

心乎文乎文乎文中子必有取焉爾矣昔吳均
作破鏡賦顏之推以爲凶逆之獸爲文宜避此
名而杜牧之稱元白之詩纖豔不逞淫言媒語
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蓋文章之關於
風教若此今吾異度之文非仁人孝子之法言
則勞人志士之苦語使讀之者修然而思矍然
而作其關於風教也微且遠矣豈猶夫儷花鬪
葉以詞賦爲能事者哉世衰道喪禮義滅熄公
卿大夫以名教爲短垣而自踰之冥行倒植而
莫之止也余故于異度之文表而出之曰此吾

吳士之文文中子所謂行之可見者也表異度
之文以具訓于蒙士且以媿世之公卿大夫嗚
乎斯亦余之罪言也夫

嚴印持廢翁詩稿序

有唐之季餘杭羅昭諫不得志于場屋老于幕
府至今吳越間有羅隱秀才之目及我明而餘
杭嚴調御字印持亦以高才爲諸生祭酒窮困
以死吳越間人惜之亦曰今之羅隱也印持有
才子曰渡排纜其詩若干首而屬余爲序余觀
昭諫值唐季版蕩之秋往來吳汴慨然有金甌

玉井鵲飛龍起之感僂仰霸王傲睨藩鎮雀喧
鳩聚等于市廛煮海平陳付之一夢何其壯也
然而十上不第坎壈終身嘆辯士之空籠惜雲
英之不嫁誦其詩至于嫦娥老大應惆愴泣倚
蒼蒼桂一輪未嘗不爲之黯然神傷印持之不
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爲歌詩往往原
本性情鋪陳理道諷諭以警世而託寄以自廣
若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其所以異于昭諫者
何也印持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印心
卽佛之旨所接席者赤髭白足之侶所堆案者

旁行四句之書故將視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况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間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儼于昭諫其志之所存有未可同日而語者斯又未可以詞章聲病爲之等第也印持詩晚多憂時嘆世之言余之被逮也印持爲詩傷之戒心黨禍有林宗野哭之志焉印持不自悲而爲余悲又不爲余悲而爲斯世悲也蓋印持聞道之後其帶性負氣不可遏捺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印持也歟

琴述叙

余讀嵇叔夜琴賦曰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叔夜精于琴德擬諸其形容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及其臨刑東市顧視日景索琴而彈之曰廣陵散于今絕矣就死命也其處死生之際淵靜放達皆琴德也叔夜殆可謂以琴解者也孔子學琴于師襄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吾夫子蓋于鼓琴見文王焉當其有閒之時有所穆然深思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與叔夜之所

稱者何異使叔夜游于洙泗之間彈琴咏歌安知不在思點之列乎古之人追者逐好至于破冢發棺據船墮水極其所之皆可以委死生輕性命玩此者爲玩物格此者爲格物齊此者爲齊物物之與志器之與道豈有兩哉余與武林嚴印持交知其人博雅好古能琴善書奕居弟二品印持歿後三年其子子岸以雷琴述示余觀其慕之之專購之之艱得之之異爲之累欬三歎若其微鑒識真精研閻解非叔夜一流人不能辨也讀斯述也恍然見印持于閑房高軒清夜朗月之中空山雪飛寒梅飄瞥安知印持不乘彼白雲抱琴而來游乎余不知琴乃因琴述而知印持且知印持于身後如當吾世而再得一印持也子岸屬余爲印持作傳余未及爲而先書此以復之雖然世有讀琴述者固已穆然深思而得其爲人矣又何必尋行數墨件繫其行事而後曰此某人之傳也哉

三嚴作朋集序

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每與長蘅誦此詩輒掩卷嘆息因相約以二十年之中麤了婚宦事環山阻水卜築其中招邀高人勝友讀書養性老死不出庶幾淵明之詩所云長蘅于里中敬事程孟陽婁子柔於武林好嚴印持忍公兄弟其所屈指爲南村之友者則諸君其人也今年忍公以三嚴作朋集寄示則皆與其伯子印持季子無敎家門酬和之詩讀未終卷愾然太息者久之因念余與長蘅誦淵明之詩酒酣燈炏諸言歷歷在耳而長蘅之墓木已拱矣所謂三嚴者印持亦已卽世忍公墓木已拱矣所謂三嚴者印持亦已卽世忍公無敎皆杜門學道如退院老僧孟陽貧老栖栖旅人匏繫不得歸而余以餘生長物誤落塵網如杜少陵所謂豈知牙齒落名忝薦賢中則尤可嘆也然而讀作朋之集則淵明南村晨夕之間抗言在昔賞奇文而析疑義者三嚴兄弟間蓋誠有之淵明之友不能不取諸鄰曲若顏延年殷景仁龐通之流而三嚴以兄弟作朋不待栗里之卜無俟隻雞之招余與長蘅之所嘆慕而不可得者于三嚴之詩見之斯不尤可羨矣乎嗟乎長蘅已矣余方于舍後鑿池種竹誅茅

作室以待孟陽之歸紙窗竹屋燈火青熒詠三
嚴之詩句追長蘅之話言不知其留連感嘆當
何如也書之以詒忍公俾爲之叙

來氏伯仲家藏詩稿序

余爲諸生時則聞蕭山有來夢得先生與其弟
封公以經明行修發聞于東南而皆浮湛庠序
閒以老夢得爲諸生祭酒需歲次貢于禮部甫
授一氈竟坎壈以死而封公及見其子澤蘭成
進士就養侯官邸中安車道衣攬八閩山川之
勝蓋其伯仲才名相埒曝腮鍛羽困躓於名場

亦相似而迨其晚晚不能無豐嗇若此澤蘭服
闋補令嘉定民和訟平哀其世父與封公之遺
稿梓而藏于塾請余叙其首余受而讀之大都
原本倫物極命理道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三
致意焉食貧不遇羈游索處舉子瑁璫之懷旅
人侘傺之况勞人志士慨慷憤盈之思一見于
吟詠悲而思怨而不怒無綺靡之習無噍殺怨
懟之音斯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夢得
兄弟間自爲師友鏃羽括礪以求古人通經好
古修詞立誠之學內行淳備兄友弟共有沛國

江陵連棟聚食之遺風至性鬱勃懷而不諭故
皆於其篇什發之澤蘭積習名教源遠流長孝
乎惟孝施於有政豈偶然哉吾夫子論詩以興
觀羣怨事父事君爲法則吳均集有破鏡賦顏
之推取朝歌勝母之義疾其惡名垂之家訓如
伯仲之詩上不悖尼父之訓而下可免于黃門
之戒太史氏之採風者將有取焉豈特著教于
家塾而已昔梁元帝著書紀述忠孝全者用金
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
以斑竹書之世有湘東王錄來氏之詩我知其
必以金銀筆從事焉而余非其人也姑爲序之
以副澤蘭之意

秦槎路史序

古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春秋諸大夫宴享皆
賦故趙孟曰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之爲用大
矣周官行人之職辨五物爲五書以反命于王
以周知天下之故皇華之詩曰駉駉征夫懷
靡及其二章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君之命使
臣也歌皇皇者華以遣之其來也歌四牡以勞
之觀君之以詩遣勞其臣則使臣之咨諏以反

命者可知已矣然則詩之爲用於使臣之職不
尤重與平湖屠幼繩釋褐爲行人奉命冊封
韓府自京師抵平涼往還萬里登臨跋履吊古
撫今歡娛慮嘆必發之于詩讀其詩而幼繩之
志其可知也文以足志詞以足言託物連類主
文譎諫其不獨儷花鬪葉以詞賦爲君子而已
也幼繩留心天下事輜軒所至訪邊塞之要害
問民生之疾苦於特艱國恤三致意焉周官之
五書皇華之咨諏蓋庶幾近之皇華之序曰送
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幼繩之于使職可
謂有光矣四牡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小雅之
世君臣相說鹿鳴式燕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
予竊有厚望焉

林太史王署初編序

武林卓去病好論天下士每得一士不遠千里
相報數詒書稱東甌林可任之賢超然流俗之
外者也余心識之後十餘年而可任以蒲圻令
考最天子召見稱旨超拜爲史官於是可任
之名一日而傾動館閣而余之前知可任者則
以去病也可任之門人漢陽劉侯令於吾邑刻

可任之文以行而屬余叙之國家開建史館儲
侍賢俊爲異時綸闈之用其體貌甚尊其期待
甚厚而久之乃沿襲爲故事正宗正聲熟習如
兔園舊用瀛洲課試伊吾背誦顧視進賢冠兩
翅浮動炤壁有啞然失笑者豈儲養教習之本
意哉於是天子慨然太息訪求祖宗典故
妙選郡邑之良入居中祕而可任褒然爲之眉
目於是可任之文始大顯而世之讀可任之文
者以爲原本經史漁獵賈陸卓然經世之作可
以副聖主旁求爰立之意非猶夫駢枝儷葉

以詞賦爲君子者也詞垣諸君子揚扆可任之
文可謂至矣而北海劉太史則以爲可任尤通
釋典以出世爲經世異于世之爲文人者余嘗
聞趙大洲教習時嘗語諸吉士曰昨見高中玄
問諸君近習何書余對以勸讀楞嚴經中玄搖
首曰亦大奇然余思之諸君長者四十餘少者
亦二十餘矣不以此時奇更何時耶嗟乎劉太
史之所謂異卽中玄之所謂奇也玉堂之署鈴
索晝寂藜火夜然可任居之亦何以異於禪燈
道院耶試舉大洲之云以似諸君子經世出世

兩者何居更當共下一轉語也

賀中冷淨香稿序

余爲舉子與公安袁小修丹陽賀中冷卒業城西之極樂寺課讀少閒余與小修尊酒相對談諧閒作而中冷覃思自如一燈熒熒雪車冰柱擊戛筆硯閒迄今三十餘年猶耿耿在吾目中也余與中冷旣第皆繫名黨籍屏居削跡過從稀簡余踪跡踈放游于酒人詞客之間把翫歲月荏苒無成中冷却掃讀書焚膏宿火約略如舉子時于是中冷之志氣日強學殖日富鉤章

剡句大放厥辭而余遂瞠乎其後矣更十餘年余益困於鈎黨放逐逮繫與死爲徒而中冷以資望深重入踐卿寺出領節鉞休沐歸里角巾布袍訪余山中酒闌燈炮屈指三十年事杳然如昔夢薊子訓與老翁摩娑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余與中冷所構豈有異也中冷頃以其詩文集示余俾爲其序中冷之詩文其境會多余所閱歷而已蕩爲陳跡矣其人多余所游好而已化爲鬼錄矣余撫之益不能無子訓長安霸城之感而至于語言之妙能

使滄桑陵谷攢簇于眼前陳人異物活現于紙
上則余所爲徘徊俯仰坐臥而不能置者也余
老矣于中泠禮先一飯顧不能不以此事遜中
泠漫題數語嘆息而歸之自今以往中泠將出
而大用于世不復理筆札之役余閒居無事尚
欲以桑榆之末光與中泠爭長于黃池以斯言
當致師焉其可矣

增城集序

戶部郎伊闕李君權關滸墅編次所著增城集
若干卷鏤版行世余讀而嘆曰書有之詩言志

歌永言春秋諸大夫會而賦詩曰武亦以觀諸
子之志斯集也可以觀李君之志矣夫世之稱
詩者較量興比擬議聲病丹青而已爾粉墨而
已爾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其或不然剽竊
掌故傳會時事不歡而笑不疾而呻元裕之所
謂不誠無物者也志于何有今以李君之詩觀
之古樂府取諸長慶之諷諭雜詩取諸梓潼之
感興七言古詩取諸少陵之變風五七言今體
仗境託物緣情綺靡要以言其志之所之而已
少陵當天寶乾元之間嗟輔相之失職悼法令

之滋章故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
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君之詩於虜証盜橫民
窮政僻無不極其憤嘆而歸其責于政本有將
荷作柱以楛充幃之刺焉蓋君之通達國體切
直敢言如此令採風之使進而彼之管弦言之
無罪聞之足戒豈不足以列四詩之目而稱五
諫之首也哉君以名家子鵠起甲科居官理平
中更坎陷無左官遷客之思在關門計口食俸
簾閣蕭然以其閒與通人高士丹鉛文史觴咏
移日君之志固不盡于詩而詩亦不足以盡君

也以此觀君之志則可矣

瑞芝山房初集序

蘇子瞻叙南行集曰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
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古之人其胸中無所
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污隆道
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其境會相感
情僞相逼鬱陶駘蕩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此所
謂不能不爲者也古之善爲詩者揆奇抉怪刻
腎擢腑鏗鏘足以發金石幽眇足以感鬼神嘗
試誦讀而歌咏之平心而思其所懷來皆發摠

其中之所有而遘會其境之所不能無求其一
字一句出於安排而成於補綴者無有也如其
不然而以能爲之爲工則爲剽賊爲塗抹爲摺
拾補綴譬諸窮子乞兒沾人之殘膏冷炙自以
爲厭飫而終身不知大庖爲何味也可不悲哉
井研雷君雨津以進士起家司理鎮江江漢炳
靈韡曄秀發殆不減左思所云其所爲歌詩風
骨峻拔氣韻清遠而五言古詩尤爲絕出觀其
胸中苞羅旁薄殆無不有遇其情生境合亦所
謂不能不爲之爲工者 代以詩鳴蜀者無如
楊用修用修之取材博矣用心苦矣然而備耳
剽目終身焉爲古人之隸人而不知也粉墨青
朱錯互叢龐窮老盡氣迷其端原者其受病皆
以能爲爲工者也豈用修獨耶余序君之詩而
稱子瞻之序南行者以發其端居今之世能發
子瞻之緒言而救用修之俗學者必雷君也豈
徒以詩鳴蜀也哉

南游草敘

同年友淮南李公易直豈第爲時長德其子藻
先字黼臣掉鞅詞壇才情爛漫好爲歌詩又手

擊鉢往往傾倒坐客所著南游草其一班也自
近世之言詩者以其幽眇峭獨之指文其單疎
僻陋之學海內靡然從之胥天下變爲幽獨之
清吟詰盤之斷句鬼趣勝人趣衰變聲數正聲
微識者之所深憂也黼臣之詩原本志意鋪張
聲韻渡江南游境會訢合二十四橋之明月與
三百六十之紅闌綠浪山川風月笙歌舡舫出
沒吞吐於笑歌筆墨之間琴書彝鼎資其古香
時花美女發其佳麗此真黼臣之詩也矣豈肯
寄令人籬落下效蠅聲蚓竅之音苟然相慕說

也哉黼臣詒書山中以五言十六韻贈余且曰
願有以益也夫甓社之明珠蔽虧日月楚州之
神寶感動上帝其聲影符彩苞孕於有無光景
之中故足寶也惟詩亦然富有日新擬議以成
其變化豈復有聲韻可陳境會可擬乎枚叔稱
廣陵之濤曰似神而非者三此可爲詩喻也黼
臣勉之更數年後吾知珠不在甓湖寶不在楚
州而焯焯者在黼臣之卷牘間也

林六長虞山詩序

山陰劉念臺先生却掃謝客游士不得款其門

顧獨好閩人林六長詒書告余曰六長佳士不
媿公題目者也六長居虞山小蘭若臥病浹旬
編荆爲門支石爲榻瓦燈敗幃風床雨席意蕭
然安之病少閒與一二老僧逸民探雪并歷石
城咏嘗建皎然破山之詩訪淳于斟慧平子之
遺跡策杖告别篋中惟道書詩卷及所藏鄒忠
介公奏議耳今年相過於南湖出所著虞山草
屬余敘之自余通籍以至於歸田海內之文人
墨卿高冠長劔連袂而游於虞山者指不可勝
屈也百年之前崑山周詩以言能詩精醫一長

須肩行李左貯古書醫方右貯茶籠食鼎焚香
掃地幽居服食死葬於孫氏之吾谷五十年以
前金華吳少君孺子自言不識字賦詩輒令人
起草採古藤翫清池嘗旬月不火食僑寓丹井
有俗子訾其詩持鐵杖擊之踰墻而免死葬錫
山之鄒氏吾所聞高人逸民此兩人者其庶幾
乎以言孺子之詩皆不甚傳於世使人想像其
流風於清泉茂林之間後有知六長者游於虞
山問六長之僑寓而徵其詩附於以言孺子之
後斯亦虞山之美譚乎刻成以示念臺曰余之

所以題目六長者如此

戴初士文集序

蕭伯玉敘初士之詩以宣州諸葛筆自况謂二管之外別無嘗筆以應柳誠懸之別求不如初士之才隨地而出予取予求而無不有之也伯玉心折於初士而厚自矜重其作故其言如此吾以爲善言初士之詩文者宜莫如伯玉初士夙承家學掉鞅詞壇感槩立節千里頌聲世之予取予求不啻如諸葛之筆而其望而走集者亦豈必皆右軍誠懸假令厚自矜重必待右軍

誠懸而後畀之以善筆譬之尋錦丈帛非不美麗用以衣被天下其可得乎初士才氣橫溢詞源倒流如噴泉之涌出如龍氣之騰上袖可以代筆髮可以搵墨三錢雞毛筆可以縱橫揮灑葛洪有言廟堂之高文典冊用相如軍書旁午羽檄交馳用枚臯伯玉之與初士相爲則兩傷偏至則雙美故曰善言初士者宜莫如伯玉也雖然伯玉亦聞誠懸之論筆乎毫管甚佳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鋒長則洪潤自繇毛細則點畫無失此善喻

也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際則章太史公亦曰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寬饒楊惲之徒以語言文
字得禍者鋒短而毫勁之故也初士抱長沙忠
州之志其言多指陳時政流涕太息其大指歸
於明主德頌相業以忠君憂國爲能事定交而
求易心而語殆有得於鋒長毛細之諭乎他日
高門省戶出入諷議題薰風之詩而效正筆之
諫置宣州二管於退冢曰毛錐子安足用也伯
玉之所以相况者又將何如

秋懷倡和詩序

錢塘卓方水作秋懷詩十七首桐鄉孫子度從
而和之二子者高才不偶坎壈失職皆秋士也
讀其詩其襟期志氣如秋天之高月之明而水
之清也其攄英散馥如白雲之在天而黃菊之
始華也其寥戾奔放如朔鴈之叫遠空而沉吟
淒斷則蟋蟀之警機杼也讀之再四徘徊吟咀
悽然泣下信二子之深於秋也方水不鄙余樞
衣而請益余告之曰子讀韓退之之秋懷乎歎
秋夜之不晨悼蕭蘭之共悴此悲秋者之所同
也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歸愚識夷塗汲古

得修綆此四言者退之之爲退之儼然在焉亦
思所以求而得之乎夫悲憂窮蹇蛩吟而蟲弔
者今人之秋懷也悠悠疊疊畏天而悲人者退
之之秋懷也求秋懷於退之而退之之秋懷在
焉求退之於秋懷而退之在焉則夫爲二子者
自此遠矣退之不云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
樂而悲之夫志乎古者未有不遺乎今未有不
遺乎今而能志乎古者也今之人秋懷今也二
子之秋懷亦今也吾願二子之遺之也吾誠與
二子樂而悲之且亟稱其人以勸焉

重刻東壁遺稿序

吳郡祝希哲序其表弟蔣秀才燾夢召記紫府
瓊臺之事與玉溪生傳李長吉死時事合長吉
死七百有餘年其歌詩盛傳於世而燾之所存
者科舉論策之文而已微希哲世幾不知有燾
於戲斯尤窮矣玉溪生之傳賀感歎於世之才
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也則所謂天上
差樂者信耶燾之所就遠不逮賀而亦以作記
召帝之憐才也殆有甚於昔耶取士之法詩賦
舉業代變帝之所者好亦因時代殊耶陸魯望

言攻詩者抉擿刻削以暴天物故天致之罰以
言乎長吉諸人則可矣燾攻舉子業未嘗有抉
擿刻削之能事而帝不予之年破胎殺卵是天
自爲暴也誰罰之耶然燾不幸蚤死獲以其名
配賀於七百餘年之後斯帝之所以私燾者耶
帝不右燾而希哲能使其名立文人之筆能與
帝爭耶於乎是皆不可得而知也燾之從孫鑽
字公鳴重刻燾所著東壁遺稿而屬余序之曰
以永燾也公鳴有逸才殆所謂奴僕命騷者它
日爲楚騷序列長吉與燾之事呵問上帝流傳
人間則所以永燾者或不盡乎此

錢集之遺稿序

自唐玉溪生爲李長吉傳載緋衣人召記白玉
樓之事後七百餘年而吳郡祝允明序其中表
蔣燾秀才所謂召記紫府瓊臺者與長吉死時
略相類余嘗敘燾遺稿以謂燾所業者皆科舉
論策之文何足以侔於長吉而帝亦重之如是
豈帝之嗜好亦與時下上耶不然則亦佛氏所
謂宿習餘因固不可以一世論也今年丹徒錢
密緯氏以其子集之之遺文屬余余論而悲之

集之之年不能逮長吉憂憂科舉之業以焚膏繼晷之餘作爲辭賦故其所存者止於如此然其於燾則不啻過之矣集之臨終正定泊然委世無奇怪之跡可稱於世然人之精英秀特者必不爲草亡木卒與凡物漸盡其爲帝之所才在玉樓紫府之間宜無疑也密緯肆力於辭賦潘江陸海沾丐一時集之羈貫軒翥海內艷稱之以爲王叔師文考再見於世叔師欲爲魯靈光殿賦使文考就徃圖之文考遂自爲賦以獻叔師爲之輟翰使天假集之以年其與叔師父子竝稱賦家又何難哉然余觀文考少得惡夢作賦以自厲其詞倣詭不合大道而集之證道幽覽之賦詠懷遊仙之作曠然有一死生齊得喪之思殆又非文考所可幾及也余所謂宿習餘因不可以一世論者其又可知已矣文考旣歿叔師之注楚辭尤致意乎天問殆亦有感於浮湘之故乎密緯之才不減叔師其爲天問若對之屬以悼集之後世必有述焉子其毋讓集之死後之一年錢後人謙益爲其序

鄭聖允詩集序

有明重熙累洽之朝有讀書修行之士上應皇
極四星在 帝左右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任丘
鄭君是也君名之惠字聖允少負淵敏與其友
湯君盛劉君時敏鏃礪問學厭薄內府沿襲典
籍以爲謏聞固陋有志於左氏太史公班固之
書久之而其學大成肌骨理解浸漬演迤雖通
人大儒未能或之先也朝夕禁近自公退食焚
膏宿火被服寒素有古勞人良士之風今年余
見之於請室方繙閱三國以後諸史朱黃儼然
讎勘錯互纂言紀事州處部居蓋將薈撮其詔

令文章卓然有用於世者爲論思獻納之助而
非徒以翰墨爲能事也君以其閒出其詩集盥
饋肅拜而請余爲敘君之詩篇什甚富所存者
絕少而余所見者尤少崇禎元年奉使中州過
岳忠武湯陰故里感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之語流涕沾軾賦詩以申意已巳虜薄城下憂
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余讀君集于是數章者
回環吟咀三致意焉嗟夫小雅巷伯之詩其卒
章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夫子存而不削以是
爲可以怨也春秋列國卿大夫書名獨齊高僎

魯季友書之曰子傳以爲賢而子之也然則小雅之存孟子亦子之也夫子固不以其寺人而不子之也以詩與春秋之法取之則漢之呂彊後唐之張承業本朝之懷恩覃吉其爲夫子之所子可知已矣余序君之詩大書於首簡曰寺人鄭子作爲此詩以附於小雅春秋之義後之君子誦其詩而論其世其必慨然於余言也矣
丁丑九月序

士女黃皆令集序

詩文衰憊奎壁間光氣黹然草衣道人

與吾家河東君清文麗句秀出西冷六橋之間馬塍之西鴛湖之畔舒月波而繪煙雨則有黃媛介皆令呂和叔有言不服丈夫勝婦人豈其然哉皆令本儒家女從其兄象三受書歸於揚郎世功歌詩畫扇流傳人間晨夕稍給則相與簾閣梯几拈仄韻徵僻事用相娛樂而已有集若干卷姚叟叔祥敘而傳之皆令又屬楊郎過虞山傳內言以請序於余余嘗與河東評近日閨秀之詩余曰草衣之詩近於俠河東曰皆令之詩近於僧夫俠與僧非女子之本色也此兩

言者世所未喻也皆令之詩曰或時賣歌詩或
時賣山水猶自高其風如昔鬻草履又曰燈明
惟我影林寒鳥稀鳴窻中人息機風雪初有聲
再三諷詠淒然詘然如霜林之落葉如午夜之
清梵豈非白蓮南嶽之遺響乎河東之言僧者
信矣繇是而觀草衣之詩可知已矣叔祥之序
蒼粹古今淑媛以媿皆令累累數千言譬之貌
美人者不論其神情風氣而必曰如王嬙如西
施如飛燕合德此以修美人之圖譜則可矣欲
以傳神寫炤能無見笑於周昉乎癸未九月虞

山牧齋老人爲其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四

序七

兵使慈溪馮公進秩督學福建敘

崇禎丙子秋虜陷昌平躡畿南 詔徵天下兵

入衛於是蘇松兵使馮公督其兵以行抵濟寧

虜退解嚴有 詔班師而公旋奉新命晉秩往

督八閩學政兩臺使者謂吳中不可一日去公

交章請留而公以王言不宿於家旦夕治裝行

矣吳淞副總戎許君念公共事之雅乞余文以

爲賀余於公之遷而竊有歎於主爵者重閩而

輕吳名爲知公而實未知所以用公也夫主爵者之用人也猶奕者之下子也必審其局面猶醫者之用藥也必察其病症不審局而下子不察症而用藥此敗亡之道也今天下北患插東患奴中原患寇獨東南無恙而蘇松以區區二郡當天下財賦之半京邊皆仰給焉蘇松之肥瘠安危天下之肥瘠安危也比之於棋局此當爲何地東南財力盡矣吏治利敝民生蹙急閭閻之下草澤之間奕奕然有朝不及夕之憂而橫征重賦折筋絕骨之求未有艾也譬之於病

勢此又當爲何症自公之蒞吾吳也以文武兼資之器遇緩急多故之日上下說服士民豫附公之於吳以當局則國手也以療病則上藥也一旦奪之以予閩者何也閩之在海內以局勢論之當爲邊角不當爲腹腴閩之學政或有弗理也此一肢一節之病非腹心之憂也有奕於此戀邊角而棄腹腴則奕必敗有醫於此治肢節而舍腹心則病必亡主爵者重閩而輕吳何以異此且今之遷公者以隨牒平進待公者也非知公而善用之也巴巴之役勤王之兵悲怨

就道幾如唐天寶中分道捕人故事頃者邸報
阻絕譌言弘多吳中一旅之師從公於邁莫不
皆骨騰肉飛髮植如竿欣欣焉有吞胡滅虜之
氣非公何以得此於行閒哉師之出也懸先大
夫之像於堂皇戎服拜辭誓以此身殉國禡旗
誓師與將士歃血酌酒情詞奮厲聲淚迸咽余
爲之泣下霑襟語觀者曰馮公此行必能辦賊
吾屬可安枕矣向令留公於吳當東南半壁之
寄治餘皇習水戰淬水犀之甲募載禽之士北
禦插東勦奴中盪寇三四年間必能爲國家當

一面一旦有事呼吸應變興蘄王之舟師復淮
安之海運以瀕海一隅之地制海內之重輕非
公誰與辦此哉唐之末也置鄭絀於鳳翔而唐
幾再振宋之南也置宗澤於磁相而宋乃復立
本朝宸濠之變王恭襄用王文成於上流濠一
發而就擒今者奪公以予閩閩指麾訓練之能
而理朱黃鉛槧之業則豈知用公者哉今天下
之大勢亦岌岌矣民窮財盡虜寇交訐其在奕
勢不可不謂之殘局其在病症亦不可遂謂之
康強勿藥也而用人者之忽易如此以失著救

將敗之棋以繆方診危殆之病天下之事其亦可爲寒心已矣余於公之遷不敢以爲喜而爲之俯仰歎息者此也夫吳之士民不可一日去公扶老携幼驚惋相告遮道而號哭者其詞未可更僕悉數余則以爲公之此行有關於用人之大政而吳人愛慕之私爲不足道也故因許君之請而敘之如此

大司馬吉安茂明李公叅贊留務序

崇禎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員缺 天子命卽家起故戎政尚書吉水李公叅贊機務命下之

日海內士大夫拊手相賀衿紳之士韎韐跣注之徒下及兒童走卒靡不欣欣有喜色而相告也客有諗余者曰李公之品地在玉鉉大斗之間 當宁深知之固將叅預密勿在 帝左右留務之簡特以爲傳遽云耳何賀者之相蒙也余曰是則然矣然未知 天子任公之重與其所以重公者也南都根本之地先朝以儲宮監國繼以勳臣守備自黃忠宣以耆碩鎮陪京始有叅贊機務之命委任之隆兩都文臣所獨也當 武宗南巡之日翠華野宿虎旅夜驚喬莊

簡任南叅贊張皇六師嚴更巡徼逆彬輩懼伏不敢動宗社有泰山之安其功不在王文成下也今海內多事王師在野憑城伏莽實煩有徒天子念根本重地以機務委公公之任豈後忠宣莊簡哉日者寇逼浦口烽火達於白門蓋岌岌矣穀城之賊飽而颺去雖蔓延唐鄧閒未嘗頃刻忘荆襄也孫吳有國時合暮西陵舉烽火三鼓未竟達吳郡之南沙晉明帝患王敦之逼也改授荆襄四州以分上流之勢參觀於今江關浦口留都之門戶也置戍設守無可疑者

西陵烽火之虞荆襄上流之勢形勢未改要害如故此不可不深思早計也荆襄一路我旣與賊共之賊瞰我則高屋之建瓴也我肄賊則鞭長之不及馬腹也詩不云乎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之金陵以荆襄爲牖戶江關浦口堂密之閒耳留務之命天子實以桑土寄公譬之奕棋局在腹則急腹局在邊則急邊天下根本在南故以留務委公是亦善奕者之置子也公往理戎政汰老弱清冒濫中官之廝養侯家之騎從依草附木者一切釐革中外匈匈蜚語流聞

上心知其公忠曲意保全歸田十餘年而有
今命天子之知公深矣置公於南以南重公
亦以公重南也主上神聖度越三五用舍操
縱疑於鬼神其所以任公之重與所以重公者
豈庸臣小知所能窺測其一二哉自叅贊設官
以來以道德勳名著聞者多矣而端毅文成兩
王公爲最公謝戎政家居闢依仁書院與鄉之
士友講明文成之學布衣蔬食一飯不忘君國
士大夫之望公者猶端毅之在三原也今居此
官與兩王公百年接踵豈偶然哉端毅在留都

飛章抗疏郵傳錯互時人爲語曰兩京十二部
獨有一王恕而文成當世廟初言者謂宜登
庸揆席居論道經邦之地其言果行則嘉靖之
治當比隆於成周矣公旣膺特簡當以端毅之
事憲廟者事今上天子闢門求賢內外
竝用文成所不能得之於世廟者公其將得
之於今上乎天子任公之重與所以重公
者自今日始固將不一書而足也羣賢之宦於
吉者若吉水令陸君某廬陵令劉君某近公之
居沐浴其德教而喜公之有新命也以謙益于

公有道義之好屬爲文以賀而余爲序之如此

奉賀宮傅晉江黃公奉 詔存問序

太子太傅晉江黃公以大宗伯謝政家居年踰八十 天子眷念舊德特遣行人 賜手勅存問授几乞言中外縉紳謹呼相慶以謂 天子當如元祐之待文潞公起之既老九十造朝不獨以上尊文綺修優老之故事也謙益詞垣後進遡諸師門實爲公門下士其敢無一言以賀蓋嘗尚論公之生平而夷考其出處公之修身厲行表著於先朝者猶易而其孤行獨立保持

於今日者最難何也當 神宗之世久道化成朝著肅穆公以翰苑詞臣不練不競靖獻於蓬山鶴禁之間此恭人碩儒之所有事也當 熈宗之世明夷初旦海宇霧集公以館閣儒臣不難不竦潔身於宮鄰金虎之際此端人長德之所有事也故曰易也迨 今上御極以英明不世出之主負綜覈大有爲之志小人乘權藉勢以操切竊國枋以慎伎筭國論以深機快恩怨以積威罔利權撈籠布置別成一陰慘詭隨之世界而公以老成宿素出掌邦禮遇大禮大兵

大譴援典制引分義據經廷諍不少回互譬之
五行之宿芒寒色正側出於陰雲翳駁之中其
不爲之日奪而神聳者亦鮮矣人知公之奏對
持國體養士氣補偏救弊明與執政相枝柱而
不知其方嚴魁壘引繩切墨所以默折其機牙
而潛杜其窟穴者尤多也往傳文毅在部無事
不爭其章奏特煩於五曹卒以忤權罷去以王
文忠之宿望遭逢盛際亦不能不齟齬於廬陵
而況於公乎公旣去而奸佞接跡舊害頻仍
天子喟然側席思公之公忠而喜其難也

有存問之舉大臣去而使人主思之難矣去而
使英主思之抑又難矣公何以得此於 天子
哉昔者秦穆公喪師於崤歸而作誓夫子錄之
以繼訓誥之後而秦誓之所思者詢茲黃髮也
一介斷斷也其所戒者截截善譎言也冒疾技
聖也自古奸邪小人禍人國家者始必以譎言
爲鈎餌熒惑主心後必以冒疾爲羅網壅塞賢
路而國家之所以榮懷杞隍安危而治亂者在
人主之能悔與不能而已穆公之誓曰我皇多
有之昧昧我思之思者悔之幾也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元吉幾乎微乎敗而思思而悔陰陽回
薄精禳摩盪天地將應之而況於人乎 天子
之思公也所謂幾也吉之先見者也思黃髮戒
諷言庸技聖而屏冒疾於以上答譴告下淨氛
禳舉而措之在乎取携之間而已矣頃者狡奴
入犯羽書旁午 天子赫然震怒下哀痛之詔
視秦穆之素服哭師不啻過之而公將以師臣
造朝贊采薇天保之盛治於秦之黃髮何有謙
益雖屏廢舊承乏太史之後竊取夫子剛詩之
義欲舉秦誓以獻於吾君而又念其反覆陳戒

歎息於古今之謀人者推而明之可以爲用人
論相之炯鑑是舉也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故
是用謹而書之非徒以爲公賀而已也崇禎十
六年正月吉日

贈錦衣吳公進秩一品序

崇禎十年錦衣山陰吳公荷 上特簡以都指
揮使掌衛事受事未半載以公廉勤慎深當
上心進秩一品 上慎惜名器獨於公則朝上
而夕報可誠重之也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
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爲之副羣小構大獄

以一網盡海內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
刃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保牒公從容
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於鈞黨者則快
矣盍亦自爲他日地乎顯純雖檮昧亦爲聳動
後先縱舍幾四十人其免而復逮者高忠憲輩
是也其終得免者如余是也公又佐顯純定爰
書坐贓皆無左證預爲昭雪地羣小詗知之嗾
奄逐公幾陷不測公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
考死海內洶洶幾至移國蓋公之進退其關係
國事如此不獨爲詔獄重輕也 今上龍飛公首

先召用時相用枚卜逐余公不肯屈節附麗時
時訟言爲余不平時相心啣之屢推掌衛事皆
不報久之相焰益張用其私人掌衛事屬鍛鍊
起大獄約略如逆奄用顯純故事及時相罷免
私人以他事得罪而 上始簡用及公公感激
知遇誓以身報每刺舉一事平反一獄必齋沐
焚香昭告於神明而後行事以羔羊素絲之節
風勵家庭其諸子皆闔門洗手奉公教誠公之
誠心質行砥節首公孚契於士大夫而昭格於
人主不終歲而受三錫之命宜也先是言者

謂環衛詔獄宜參用儒者不當專任雜流因仍
先朝弊習公故偉望碩儒所條奏咸引經術傳
古誼史策書之謂國家用儒者領環衛自今
上始此本朝之盛事不獨爲公賀而已也蓋嘗
循本而論之衛與廠之設皆起永樂中當是時
國家紀綱法度盡在閣部而閒有所監督收考
則付之廠衛閣部股肱心膂也廠衛則四目四
聰之一也二百年來閣與廠衛之勢嘗分其權
相爲峙而不相爲借是故以萬眉山之穢糾汪
直革西廠侃然與商文毅比肩竝事一無所覿

避何也人主之體尊閣部附之以爲尊而國家
之權重廠衛不能藉之以爲重所謂相爲峙而
不相爲借者也嘉靖萬曆之交國體稍變閣不
能不倚於廠衛而廠衛亦不能有加於閣其相
爲峙者猶故也至天啓而大變閣與衛皆廠之
私人衛附廠以尊而閣反附衛以重相借相合
而閣之體獨輕今上神明獨斷廠衛與閣皆
奉職不暇不敢有所假借又之而閣始睥睨其
閒司閒抵隙而陰收衛以爲用外托刺舉之名
內行鉗網之計下有所毛舉則其端不出於外

廷上有所擊斷則其怨全歸於人主其假靈則神叢也其積威則鹿馬也閣與衛合浸淫移奪而舉朝不知幸神聖之主蚤見而逆銷之然後閣與殿衛之勢仍分而其權仍不相借魁柄在手宮府一體漸復祖宗之舊實自上之用公始此其關國故豈淺鮮哉孝宗皇帝不云乎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是時刑獄委任三法司緹綺帥領徼循而已牟斌掌詔獄正色直詞枝柱戚畹如斌者君子以爲真弘治中人物也天子聰明仁厚同符孝宗方富於春

秋勵精圖治公且竭股肱之力佐吾君恤國體養元氣復見弘治之盛又豈斌所可望其萬一也哉余於公之嚮用喜國家之有人而又深窺聖天子執持紀綱之微意故颺言之如此余再陷網羅賴天子深恩得保首領而公不畏權倖持三尺法以感悟明主其事當具載國史此則天下之士大夫皆能言之而余固不敢以贅及也

贈蓬萊令左君擢西臺序

崇禎十一年五月海內郡國吏以尤異徵者久

次闕下 天子悉召見左順門親問其治狀
命尚方給筆札條奏兵食大計擇其充者若干
人充翰林科道之選而蓬萊令耀州左君擢山
東道監察御史先是孔有德據登城以叛君單
車之任受事於密水山簡兵馬庀糗芻先後數
十戰身冒矢石八月而城復當是時殘血膏樓
櫓遺骸撐閭巷撫恤瘡痍扶養孤寡奪赤子於
強兵悍監之口襁褓而衽席之君雖一邑令中
朝士大夫所推舉文武具備身兼數器者必君
也今一旦簪筆荷橐爲 天子之言官 天子

不爲不知君矣君何以自效哉國家之大患東
患奴中原患寇 天子旰食有年矣奴數萬壓
竟邊吏傳遽相告舉朝震驚奄忽宵遁驟如風
雨來不知所向去不知所之此何說也大入則
躡畿輔小入則掠城堡虜婦女劫財帛捆載而
去虜之嘗也城有所不屑攻野有所不屑掠忽
然而來颺然而去此非虜之嘗也或曰送插子
歸巢也非犂我也插子旣已歸奴且子壻畜之
矣插之巢卽奴之巢也插有巢而奴共之我可
以安枕乎或曰爲插部求賞也我之款插者以

繼奴也我畏奴急奴而陰借插以媚奴插則畏
奴德奴而陽挾奴以閒我奴不肯居賞之名而
我則坐輸款之實我何能繼奴反爲奴繼耳貢
市之事以隆萬全盛之時新鄭江陵明察之相
竭中國之物力以奉虜苟安數十年比其末也
不能得其一部落一閒謀之用而況於今日乎
流寇蔓延半天下一旦俛首就撫此豈有雄尚
緄撫三明之將追鋒束馬窮追極討波駭鳥竄
窮困而乞降乎襄漢之閒連城而居列柵而守
者其終能弭首帖耳就我之條縱乎以李察罕

之雄奮臂討賊百戰百勝海內震懼田豐王士
誠窮蹙乞降之殘寇也卒殲於其手今之將帥
何如察罕今之降寇何如豐士誠晏然建旂鼓
騰露布以受降撫叛爲能事吾不知其所終也
此二者國家之大事也君何以策之 天子焦
勞求治愈求而愈無當亦嘗號眺索人矣屢索
而屢不獲其所以然者何也譬之病者促數攻
治藥不效則咎醫醫不效則又咎藥藥與醫促
數更易而病未良已也兵與食藥也料兵料食
者醫也知其病之所在診視而療治者治病之

方也今不思治病之方而汲汲於求醫量藥是以攻治急而病滋劇也傳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君等皆醫國者也天子既以俞扁命我何不寫形察脉論得病之所在為天子精言之此其說在醫緩扁鵲之告晉平齊桓也奴寇之事此所謂疥癩末疾何足煩湯熨哉萊州之役君身在行間譬之良醫曾挾禁方治危疾則主人必傾心而聽之矣君以已效之醫挾經驗之方以進於人主天子將以醫國之事累君在君茂勉之而已矣君之邑子楊生龍徵以余

贈涇陽張儀昭序

之知君也乞余言以為賀君固不以得御史為光寵而余亦不以一御史為君賀也輒舉天子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自效者以正告之雖然亦不獨為君告而已也

崇禎丁丑余被徵下吏四方孝秀在闕下者多僂行相問訊願關木索乘鈇鑕以相從於圓狴其在關中則華州郭宗昌胤伯王承祚元昌涇陽張炳璿儀昭耀州辛綿宗茂聞以辟召至耀州左佩弦漢中王彥芹獻臣以謁選至耀

州楊龍徵伯龍以游學至諸子者皆金聲玉色
質有其文之君子也諸子之知余也本諸其鄉
之先正若故宗伯王文肅司空馮恭定公及
宗伯盛公而儀昭之舉主爲侍御曲周路公路
公令涇陽待儀昭以賓師之間出按吾鄉抗疏
爲余申雪大忤權倖儀昭以路公知余而余亦
以路公知儀昭交必有道豈不信哉儀昭將行
引古人贈處之義拜而乞言余惟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如是而已然而有難焉有易
焉有重焉有輕焉不可以不之審也方余之壯

也策足清華馳騁皇路余之身非一人之身而
天下之身也天下之望余者重而余之自處則
甚難今老而退廢又得罪以在此余之身非天
下之身而一人之身也天下之責余者輕而余
之自處亦甚易若儀昭者儼然應 天子之明
詔郡國勸駕以來殆將重余之所輕而難余之
所易其何以自處哉且 天子旣闢門開窻號
眺博求倣古之玄纁備禮斯已重矣及其至也
不策之於廷不命之於朝姑以付之所司有司
者不深維 人主重士之初意而揣其示之以

輕亦聊以舉行故事稱塞詔條而已士將從人主之所重乎亦姑從其所輕乎抑亦徇人主與有司之所輕而不自有其重乎則士之自處良亦難矣徵聘之舉莫盛於兩漢之季鮑宣爲諫大夫言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不省願賜數刻之間竭芻芻之思若此則士欲副人主之重其道何繇永和中用李固言徵用江夏黃瓊等而固之遺瓊書以謂觀聽望深聲名太盛毀謗布流應時折減繇此言之士之欲自有其重亦甚不易也今天子用辟召

之意而小變其法使之自試州郡隨牒平進譬之放騏驥於修途而不急其銜策則其不千里者亦鮮矣兩漢之重徵聘也未必非所以輕而今日之輕也未必非所以重此聖天子馭吏之法亦養士之仁也詩不云乎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儀昭其敬之哉使後世謂本朝之徵聘賢於兩漢遠甚不負人主所以重士之初意而已矣若自處之難易則又何計焉儀昭其以吾言徧告諸子并以復於路公余他日雖老耄猶及見諸子之有成尚能執簡以記之

送段含素應辟召還商城序

崇禎十一年海內賢良文學應辟召者雲集京師商城段子含素試於吏部當得令大邑需次還里段子若有不釋然者告其友高子平仲曰余將隱矣高子以問錢子錢子曰段子之不釋然者有故非爲其身也天子慨然念吏治利弊資格委頓開辟召之科重郡國守令之選甚盛舉也天子所重有司故輕之其所急則故緩之吏持詔書到門促迫上道貧者賣田以供車馬不獲如徵醫巫者猶爲駕也及其來也以

一切之法待之以舉主爲殿最以竿牘爲下上以賂賂爲劇易使天子號咷博求玄纁備禮

之至意不復曉然於天下天下之士有次且稱病不至者亦有悔本不欲來如王式者此有司之過也繇此言之段子雖欲釋然其可得哉漢元始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英俊竝進咸聚闕庭而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汝南桓寬亟稱之如段子輩流蓋亦有其人矣天子方宵旰求治何不延見便殿問以治亂如元始故事使之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而

徒以州郡之職驅使天下豪俊何相天下士之薄也當今俊乂盈廷朝無倖位三事大夫度無有當軸括囊如車丞相者亦無有上權筦之利不師古始如桑大夫者卽有如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我知其逡巡踧踖舌橋而不能下何嫌何諱而不以此時開陳治亂廣論議之路收徵召之益吾以爲此非人主之意殆公卿大夫爲國計者有未盡也段子之行不訟言其故而以將隱爲辭吾以知段子之所存遠矣段子師事吾友高忠憲公忠憲以任道許之今年謁余

於請室以事忠憲之禮事余曰先師之緒言也余知段子之志意不汲汲於一官者也故舉其所不釋然者以告之高子今擢西臺爲言官爲天子開陳治亂橋當世之失猶望高子矣余之告段子者亦并以爲高子告也

贈蘇松兵使高君加銜留任序

東海孩之高君以左叅議備兵蘇松甫三載而有陝西之擢撫臣上言蘇松國家重地江海鉅防請加憲使職銜治兵備事如故奏上不旬日而璽書下東南士民莫不交口謹呼聖天子

慎惜名器中外啓事多侵閣不下而獨亟俞君
加銜之議誠重之也謙益請得而推言之日者
星紀之次時以氛祲告而今年歲星在虛危虛
危齊地之分埜也吳分與虛危接比如鄰壤而
天官家言齊分有賢臣輔世夫齊方得歲而君
自齊以臨吳中吳之得君也時謂得天矣君所
建分司地曰太倉太倉與遼海相望柳帆鐵艦
衝風而感波者與我共之而淮安王建海運汎
海之役自太倉以達遼餘皇如織君家膠萊之
閒去遼海不宿春今居太倉以籌海事稽天巨

浸如在盤盂杯勺閒無事則掛扶桑之弓有警
則尋舳艫之蹟居東南半壁而隱然制國家之
重非君其誰也自徑竇多而束修自好之吏不
得與賊吏競進自請託行而敢力死戰植髮如
竿之士不得與游弁比肩自豪傑之并兼與奸
人之抵譎爲虎爲鼠首尾一身而小民不得以
安旦夕之命君建節以來廉吏發舒武夫競勸
而閭左晏然有仰父俯子之樂蘇松天下之根
本也天子之所以畀君者豈其微哉雖然謙
益嘗讀杜氏詩其稱許高蜀州適者不一而足

至有汲黯廉頗之目而唐史之傳適以謂適尚節義談王伯以功名自許而卒以言浮其術爲譏未嘗不反復三歎也君與適同姓以詩篇崛起一代所謂方駕曹劉者殆無愧焉而天子以重地畀君行且有總戎開府之寄遭時遇主於蜀州乎何有君舍弘貞亮議論鑿鑿副名實非適輩流所擬議自今以往君功名日章責望亦日益重願君益懋勉之無忘其所以爲汲黯廉頗者謙益不能爲杜氏之詩歎美君之盛德大業而於文稍知史法不敢以頌竊比於古人

贈言之義不任其覲縷云爾

嘗州何司理考績序

郢中具茨何侯起家進士司理嘗州三年而政成上其績於宰士應上上考繆太史當時侯之同年友也詒書諭余子其敘矣國家郡置司理導以明刑爲職而司理吾四郡者所讞刑獄與巡方之使輜軒相竝是故何侯理嘗州一郡而四郡之人皆交口稱何侯以謂公廉仁恕無寄請無留獄問遺請寄不行古臯陶蘇公其人也余旣耳何侯賢時時從人訊侯則又謂侯雍容

詳雅和外而惠中譬之天球簠簋望而知爲宗
廟之器非鉛刀之效於一割者也質之當時以
其言爲信嗟乎司理古刑官也國家以是爲官
也朝於御史而夕於監司用以亭疑獄重民命
如農之無越畔焉而今之官是者曰姑舍是仕
宦取超等踰匠安用司空城旦書乎彼將曰我
今日一御史也則易置御史而爲我則又曰我
它日給舍御史也則舍置我而爲給舍御史司
理一人之身一御史爲之叢數給舍御史爲之
寄而其爲司理者其與幾何矣觀政於亭傳取

捷於徑路游聲揚光拜除如流而奉法循理者
益寡矣何侯之爲理如是是是其古之作士者與
是所以爲宗廟之器而非效用於一割者歟伏
生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而太史公以謚
爲靜惟謚與靜先儒以爲論刑之要而余以爲
非獨論刑亦所以論士也持此以論何侯抑亦
有徵於庶獄庶慎之外者歟惟何之先有廷尉
少卿者學尚書於晁錯又與張湯同時而獨以
務仁恕無寃囚稱考之家傳有老嫗賜策之異
史家至今傳道之今何侯爲刑官理平在職掌

隕地刑辟不中之時亦今之何公也余論次何侯事以少卿爲徵它日者著於家傳比於老嫗之簡策則庶乎其可矣

靖江令趙侯考績序

靖江故江陰馬馱沙地僞吳將屯兵戍守屹然重鎮國初凡三遣重兵以戰船布鳥翼陳橫江而克之靖江之爲江防要害固已久矣今三吳鉅防無甚江海靖江雖小縣實大江門戶其關於東南最重顧自設縣以來官茲地者輒以乙科選擇又往往多左遷去重於置縣而輕於置

令則亦官人者之過也雖然官茲地者亦有郵焉其一人曰我雖令不得比他壯縣驚濤颶風飛溢震撼則我先爲壑江洋之盜車舟檣馬出沒無時則我先頓刃建牙持斧之使操白簡而取盈則我先挂籍獨薦剡則我後耳我安得獨賢其一人曰我雖令孤懸大江中龜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其誰能難我夫官人者旣輕茲地而官茲地者舉若此兩人又操左券而取輕何置令之爲也南昌趙侯亦以乙科來顧能以茲邑重以三年

奏最上於天官邑人臚侯治狀余覆而徵之案
無冤獄獄無遁囚禮士息民以爬以休桑田每
每陸接維揚擲帆感波飛鳥食蝗夫是以民歌
優饒地頌侵沃薦章交騰而前修莫若也賢哉
趙侯不以邑小自薄不以壤僻自尊與余向所
云云何霄壤耶天下承平日久長江安流如一
衣帶靖江之在江濱如芟蘆中聚沙耳一旦有
事餘皇交呼鐵鎖橫絕然後思國家所以屯兵
扼險之意而悔夫置今之輕也豈有及哉因趙
侯以重茲地因茲地以重江海之防擇吏安民
爲東南根本之慮將自趙侯始吾故書之於冊
以爲趙侯賀且以有望焉

送楊縣丞歸雲南序

韓退之言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今也不
然自丞以上日訾訾不暇丞秩卑無譏焉然求
免於慢者則鮮雲南楊侯以貢士來爲縣丞三
年母喪歸邦之大夫士酌酒出祖史官錢某執
觥言曰楊少尹今丞尉適百里供張甚設道路
聚觀今子奔喪萬里外見星而行襍被春糧閔
閔可憐人將以子相訾訾慢豈可得哉子讀書

續言俛首一官彊直慎法不以數慢爲解子之
得訾訾於人也賢於讚頌遠矣自丞以上其得
訾訾於人也胥若子訾訾何病焉子歸朝夕啜
爾菽飯爾蔬比及三年襍被春糧起家加大邑
其得訾訾也滋甚余乃不敢復慢子矣丞起拜
而稽顙垂涕洟而別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五

序八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
餘歲俊乂挺生在 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
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
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于澤攻玉于山虞山雖
小其亦珠玉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
登仕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
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

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
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自如責備行義嚴
重于布衣時而莊靖與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
訪求天下大計咨諏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
以爲嘗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
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
何販穀及子貸金錢幾何又或言某善事縣令
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善問遺居間
請求某善任桀黠奴及州里馬醫阜隸咨嗟嘖
呻異口合喙項輩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謗

譽視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
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
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爽也吾
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于吾里之
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曆丙辰進士令吉之永
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永豐陳莊靖起家爲令
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
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握衣視僮子
時慊慊不改可謂吉士矣今爲令何以長子莊
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公莊靖自言

生平志節堅彊皆賴文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也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于吉不遠矣母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裙步益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學鏃礪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以人之簡而簡乎起田交同年進士必選擇其賢者公安袁小修西安方孟旋皆爲余亟稱起田起田於鏃礪之道得矣其於莊靖必有當也吾故感嘆于吾里今昔之事而申之以斯言以

實其所以望起田者焉雖然世之迂闊者無尚于余而在吾里中尤甚使起田持吾言示人則迂起田者不少矣而余且重得罪起田不忍焚棄吾言則襲而藏之嗟乎世之知探珠而攻玉者或寡矣焚之其可也

送張處士思任赴遼東參謀序

遼左自佟夷作難破城喪師勢如燎毛中外惴惴焉懼寇至之無日余嘗與張君任甫私憂之君曰是不足憂也奴未嘗勝我未嘗負城未嘗破而師未嘗喪也夫所謂破城者臨衝交加樓

檣相望魚爛肉薄而我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
陷也以閒闕原之失也以潰奴未嘗攻我未嘗
守也何名爲破城所謂喪師者行陣撐壓矢石
楛拒轍亂旗靡而我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
也以輕進四路之敗也以中制奴未嘗戰我未
嘗陣也何名爲喪師我誠激厲士心蒐討軍實
用束伍之法講火攻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
遼以東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余蓋心壯其
言而未敢以語人今年春經略袁公列疏于朝
稱道君生平願得君布衣參軍事不煩以職

天子可其奏乃撰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
請于君君慨然拜命告行于余余執爵而言曰
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固無出于昔之告余者
矣雖然余竊爲袁公賀也劇孟雒陽博徒耳吳
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國張元昊昊之徒曳
石署書以撼中國而卒弃之爲西夏用布衣處
士之能爲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往
往用文臣爲大帥文法之吏不能求得文武士
于幕下卽閒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枳其足不能
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王文成之用

龍光冀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胡襄懋之用
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閒書生也此三公者獨非
文臣哉其亦明于帥道也矣遼左之事三易帥
而得袁公袁公之爲經略也甫受事而得君以
布衣薦之天子不敢羅致幕下如唐節鎮之
爲其視夫獨智予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士
之用者又何如也君旣至拜公于軍門其以前
所爲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爲
吾致賀于公也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天
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命于天子自君始
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亦史家之詞
云耳夫唐之處士所謂羅而致之幕下者其于
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賀朱進士叙

今上御極之五年會試天下士拔其尤者三百
人而都人士朱君之裔儼然與焉先是上得
玉璽于漳河膺符受籙爲天下文明之兆而是
年三月天子行臨雍之禮龍旂豹尾炳奕于
橋門頽水之間君年甫逾弱冠風姿秀出都人
聚觀班行動目咸以謂應運而出稱國家文

明之祥而副 聖天子作人之意必朱君也君
爲吾師贈宗伯源明馮公之孫女壻馮公之子
敬仲說是舉也屬余爲文以賀吾觀唐宋以來
重進士科慈恩之題曲江之宴至今以爲盛事
而王元之之詩所謂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
紙寫紅牋少年登科第者尤豔稱之君旣英妙
射策甲科雖家長安中絕無鮮衣怒馬之好酬
應稍閒篝燈簾閣杜門手一編若忘其爲新郎
君者君之志已遠矣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豈與
夫燕雀之羣啁啾簷幕之下自以爲得意哉

國家取士用人不分南北而邇年有以北士多
摧抑爲言者嘗觀岳文肅公受知于 英宗皇
帝召對文華殿 上遙見卽曰好問年幾何對
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灤縣又曰是
朕北方人更好繇此言之 先朝未嘗不留意
于北人也輦轂之下首善之地得一士焉譬之
冀茨屈軼發生于殿陛之前未嘗不尤以爲祥
且異也朱君勉之異日如文肅受 天子特達
之知爲邦家之盛事余尚能援筆以記之姑先
以復于敬仲如此

贈別方子玄進士序

余今年屏居長安賓從稀簡程處士孟陽王京兆損仲以其閒相過從二君蓋亟稱方子玄也子玄舉進士高第聲名籍甚簾閣篝燈吾伊如舉子時閒從孟陽損仲上下今古有志於文章之事損仲爲長歌贈之期以師法古昔無寄居今人籬落下子玄以眎余又屬孟陽乞余言以爲贈夫今世學者師法之不古蓋已久矣經義之敝流而爲帖括道學之弊流而爲語錄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謂俗學也俗學之弊能使人

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窮老盡氣盤旋于章句佔畢之中此南宋以來之通弊也弘治中學者以司馬杜氏爲宗以不讀唐後書相誇詡爲能事夫司馬杜氏之學固有從來不溯其所從來而驕語司馬杜氏唐以後豈遂無司馬杜氏哉務華絕根數典而忘其祖彼之所謂復古者蓋亦與俗學相下上而已馴至于今人自爲學家自爲師以鄙俚爲平易以杜撰爲新奇如見鬼物如聽鳥語無論古學不可得見且并其俗學而失之矣六經子史譬如藥物之有參

苓也參苓之劑足以生人假令投之毒藥之中則亦化而爲毒藥而已矣今之學者繆種已成六經子史一入其中皆化爲異物又况司馬柱氏哉余有憂之居恒與孟陽抵掌竊嘆而不敢以告人子玄年富力強抗志古昔而又得損仲之言以導其前路知其于余言必有合也余得請歸田行且與子玄別矣念古人贈處之義不可無一言以復于子玄歐陽子讀徂徠集之詩曰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楊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子玄自今以往固將以宦學者也其亦有味于歐陽子之言乎余所以贈子玄者如是而已矣子玄其何以處我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吾黨之士嚶嚶狂簡於文章經濟各有所好淵孟獨好爲吏居恒長歎吾安得望緊之地而君長之於以爬揆垢蠹長養小弱兩漢循吏豈足道哉吾黨咸小淵孟相與目笑之久之淵孟果登鄉書令閩之福安以廉辨自表異於世今又補任崇德三年考最上計天官矣向之目笑者

或壯而奄逝或老而連蹇淵孟子思其髯便便其腹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意氣風發甚自得也余於吾黨稱早達淵孟席帽上公車余已官宮相當外制駸駸通顯今余再被放逐且歸老矣退院老僧日煨飯折脚鐺邊過活而淵孟方搯腕奮臂以赴功名之會人生出處遇合如雪泥鴻爪豈可以一跡論哉然余有不能不致羨於淵孟者歐陽公自言謫夷陵時閱官中案牘始知吏事余何敢望歐公其不習爲吏則一耳淵孟爲書生已曉暘法律如老獄吏生長田

閒備悉民隱留心錢穀水利之事鑿鑿能言其所以然余不如淵孟一也余蒲柳之質未老而衰偶一揖客則腰髀墜壓展卷才數行已欠伸思睡淵孟矍鑠如精彊少年催徵賦稅請謝賓客手署文卷口決訟獄移日達旦足不跛而目不眩余不如淵孟二也余憂患餘生意氣都盡聞衡門剝啄聲宵次如撞杵白邑屋小兒平視舉手則踉蹌而趨迎淵孟氣宇堂堂昂首盱衡白事上官前時時奮髯侵其面達官貴人有事相交闕仰面揮斥若叱畜狗余不如淵孟三也

余之不如淵孟亦遠矣向之嚶嚶狂簡小淵孟而目笑之者由今觀之真不足以當淵孟之一哂已矣淵孟之子所與游者皆年少經奇之士於淵孟之考滿也携卷軸以乞余之文而余因書其所嘆羨於淵孟者以告之淵孟得無曰是夫也目笑我不足又將引兒子輩共笑我乎當掀髯大笑爲我舉一觴也壬申除夕叙

定海范氏雙節序

工部郎定海范子我躬爲國子學錄時嘗疏上其母朱氏與其叔母汪氏孤窮守節五十餘年

請得准例覆襲表署其門 天子下其事于所司旌有日矣范子將徧請海內學士大夫讚誦二母之節行以昭管彤信圖史而屬余以一言先之余觀范子之述二母未嘗不爲之歎歎煩醒掩卷而太息也當朱之歸于范也上奉皇舅之腆洗下庀兩世之膏火衣食百須咸取給十指長姑螫我幼叔螫我後姑又從而甚閒我構鬪旁午跬步錯迤此其辛勤顛顛固人世之所未有也天未悔禍叔氏與夫子相繼去世已與稚婦皆孀也而已爲之長已之子與叔之子皆

孤也而已兼爲之母乳漣與分饑寒與并性命
與共久之螫我者悛閒我者豫兩孤若一子而
妯娌如一人迄于今年皆逾七十素帷交映垂
白相倚回視曩昔痛定思痛淚枯不可復揮而
腸斷不可復轉也嗚呼哉婦之事其夫與臣
之事其君一也國家之事君父其尊章也能人
權倖長舌之姑也慙夫媚子聽熒之叔也又不
幸而喪亂游臻災害交作棟折榱崩岌岌乎有
不可支之勢當是時送往事居捐生并命如范
母者誰乎號呼泣血將伯助予如范之二母者

誰乎婦人之事其夫也一而已矣家門不造存
亡呼吸進有絕地而退無却步卒能慨慨誓死
相砥以完節如二母者何其壯也臣之事其君
也則曰莫非君父也莫非臣子也視其君如路
人然視其軍師國邑如傳舍然若漢之胡廣趙
戒唐之六臣身爲糞土而以國予人者比比是
也聞二母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乎嗚呼當世
之學士大夫觀于范子之述二母而有感焉固
未有不如余之歎歎煩醒掩卷而太息者也長
言之詠歌之言之無罪而聞者足以戒則亦當

世得失之林也若曰此婦人女子之能事也於
臣子乎何有繡黼其文而珩璜其訓以附于管
彤圖史之後云爾則今之居高席寵含天憲而
操化權者固不乏人也范子又何取于纍臣而
必使爲乘韋之先也哉崇禎戊寅清明日序

汪母節壽序

吳郡汪邦柱余之同年友也邦柱少育于叔母
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柱始生萬曆丁巳
程年七十于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
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所司所

司未及請汪子愬焉懼旌典之有闕遺也將望
走海內文章家以昭于管彤而先之錢子錢子
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
論官閥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非祖
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閥則蔡妻不著于茱萸而
孝女不表于露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竝世
而順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史之奏報則弘演徵
節于狄人而比干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
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卒得有卒不得而蔽
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

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
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炤碑板而勒
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也雖有孤苦峭獨蜚吻酸
鼻者一經其撰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
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其
軒輊也論官其登降也亦取額其人卽不比于
狄與崇侯惡來也亦會無以異于胥史汪之母
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自沒也然則爲
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祖宗之
甲令具在也吳趨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圻
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閭也汪子聲籍甚公車
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闕未可量也昭代之傳節
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
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
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位卑才
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尚不及以沒人故
敢載筆而爲之序

賀祥符李明府三年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
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夫以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弊羣吏之治而又必以廉先之周官之于察廉也可謂重矣雖然廉亦有辨焉削衣貶食敝車羸馬廉之小者也其爲廉也或有所爲而爲之而求之以善能敬正法辨之用則有時而窮古之人所謂廉者其服官也視朝廷之俸祿如農之有食工之有餼廩廩乎惟恐屑而越之也視民間之錢穀如身之有膏液如家之有貲產恤恤乎其不忍脫而剝之也其持已也如女子之畏行露而懼其玷也如王人之捧介圭而懼其隕越也彼

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如是而後可以謂之廉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胥從是而出焉廉爲之本根而善能敬正法吏乎仁和卓去病清嚴慎許可人也司教河南之祥符亟稱李明府世臣之賢請爲其考績之序明府愛民如子每決杖數十輒攢眉蹙額斯可爲善自靈寶移治祥符治亂理煩斧劈理解不動聲氣斯可謂能修理學宮是正樂舞斯可謂敬且正待宗室聯師儒馭豪強養小弱又不

可不謂之法且辨也然而一以廉爲本去病稱
明府家貴而履謙年少而智老才高而氣下非
當世之才吏也然則侯之廉蓋不忍于爲不廉
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不忍于爲不廉熏然惻
然仁心爲質而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兼舉焉非
以善能敬正法辨爲能事桀然而思以自見者
也余所謂可以治天下者斯其人與明年春三
載黜陟修舉周官弊吏之政明府應卓異之選
將入爲天子之近臣念無可以爲明府告者
今天下東西多事縣官方急才而余以爲貪吏

曩臣填詔獄而汚丹書者非盡無才急才吏不
如急廉吏也吾之所謂廉者必善能敬正法辨
兼舉如周官所弊之廉而非世之所謂廉也世
之所謂廉以其廉而爲之而周官所弊之廉吾
所謂不忍爲不廉者也余故敘次其言以復去
病以告于明府願明府之以是爲天下告也

賀文司理詩冊序

崇禎十三年五月浙江撫按臣上言臣等伏奉
聖旨按驗嘉興府推官文某被言事狀下所
司逮繫雜治再三駁政皆鑿空架虛一無左證

臣等恭奉 明命矢天誓日安敢上下其手以
自取罪戾謹合詞覆奏以明文某之無他疏入
上赫然震怒下言者于獄而文君故以廉辨
考最將入爲 天子之近臣行有日矣文君之
門人嚴子渡沅吳子聞禮輩作爲歌詩誦美其
事而請余爲其敘余惟 主上神聖深知垂旒
端冕之外蒙蔽時有於是小人乘閒抵隙遂如
蜩蟬沸羹簪筆告訐始於朝堂投匭飛章徧於
閭里 上始而爲之動中而疑旣而厭然未有
能拔本塞源深明其不然者也自文君之誣得

白然後 上曉然知邪正之必不兩容是非之
必不兩立自今以往固將黜卷舌于天街投譴
人於有北海內咸長養和平而 明主竝受其
福其關於 聖政豈不大哉且天下之事未有
不相反而相成也今之薦樽文君者必曰某也
廉某也平某也明允治辨以爲 天子之大臣
如是而已固未有能列須眉繪圖像條分縷析
而入告于我 后如今日者也且 上之采訪
者所司之薦牘銓曹之功狀耳縉紳之清議士
子之偶語委巷小民之風謠何自而知之商賈

之頌于市行旅之歌于塗黥鉗胥靡之交臂而
感泣於桁楊又何從而知之今也如按版籍如
分部居臚列件繫使人主一覽而了然曰某也
果廉某也果平某也果明允治辨微言者之嘒
嘒若中風而狂易也其誰與發之語有之以爲
事公子之法不可以爲不愛公子則不可其反
而相成也豈不信哉文君有道而文者也過此
以往知是非毀譽如翻覆手之不可爲嘗而立
身大節必不可假易也見益大心益虛骨幹益
堅固而不撓以此爲天子之大臣不綽綽然

有餘裕乎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之
攻文君也其有助于玉多矣文君之不爲相反
而以相成也其爲用寧有旣乎諸子曰善請書
之以爲序

瞿少潛字序

山陽瞿起周名式未告余以不安其字也請易
之余告之曰子之不安其字者求所以尊名也
尊名之道莫若取法于古古之人有名未而字
文潛者宋宛丘張氏也南渡後吾鄉有丘未者
其字曰少潛丘之去張未遠殆亦聞其風而說

之如陸務觀之於秦少游者邪今子之命名適與文潛合且讀其書而慕好之不爲不深矣取丘之字以字子殆其可也文潛少學于子由已而游于子瞻之門當是時天下皆宗王氏之學所謂黃茅白葦斤鹵彌望者而文潛守其師說阨窮連蹇迄不少變斯可以爲文矣傳稱文潛澹于榮利顧義自守而其爲柯山賦亦曰逾山而東席門草藩圖書滿家兒稚饑寒寄萬事于一笑忘食糲而衣單文潛之於潛也可謂有其德矣瞿子明德之後人門俱高讀書尚志生產日落簞瓢屢空意豁如也其于以學古之道蓋方進而未已則夫晞文潛而爲之徒固不遠矣遂書之以爲序

贈侯朝宗敘

余讀侯子朝宗所著經義如玉之有光劍之有氣英英熊熊變現于空曠有無之間以爲文人才子之文而非經生之文也已而觀其詩俊快雄渾有聲有色非猶夫蒼蠅之鳴側出于蚓竅者也侯氏多才子朝宗與其兄赤社覲省其尊人司農公因見余于請室余自頌繫以來四方

人士閒行相存者多君子雄駿一人如二侯者
其眉目也薛宣語朱雲子居我東閣中可以觀
天下奇士今余居此地得見天下奇士如此之
多其殆將以園扉爲薛宣之東閣耶抑亦翹材
之館廢爲車廐如漢人之所致嘆于平津者而
天下奇士故當舉集于此地耶朝宗將還商城
摠衣言別余書此以贈之朝宗歸持以示赤社
并與中州人士見之知其必相與欵欵掩卷徬
徨而三嘆也戊寅四月十二日

牧齋初學

程

